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9 1940

67

T 3193/0.82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四

藝文 記十三

國朝

順治五年用師南服頓兵贛城下七閱月始歸版圖五年戊

子江帥舉兵贛復堅守踰時自是交廣兵連贛為

王師度嶺要路輸輓迎送之煩迄無寧日當此時思牖戶綢

繆之計而城垣樓塹興舉維艱苟涉游觀雖川原壯鉅非守

臣所宜析力經營者也八境臺者舊峙西北城隅燬於丙戌  
之冬至是鳩工于十一年之二月秋九月告厥工成於是躡  
級憑高遐矚要區蓋南則五嶺風煙延袤交桂北則合流湍  
石直匯彭湖章貢二水東西襟帶玉虹翠浪掩映四時以是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四 藝文



為凌空覽眺蕩滌氛胸疑未足槩斯臺之勝也夫桃源天竺  
依迷草樹登臺周顧壁壘猶存追想十年來摧鋒陷陣闢土  
開疆誠師武遠警有以致之然瘡痍未復山海兵交顧顧襟  
喉之地其當緝寧休息計者豈可緩哉守是邦者能無遠念  
焉

新建江西都察院公署記

熊文舉

今上順治九年歲在壬辰少司馬大中丞蔡公以特簡開府江  
西閱兩年政治肅清賦蠲而核吏潔而和兵整而恬民安而  
阜上下雍睦四境喁喁山高水深陶然化國先是都察院有  
公署疊經變亂苟且相仍等於蘧廬莫之葺治大中丞至或  
寓紳士之居鼓角雖嚴規模不立公見之曰是柏臺也總持  
風紀貞肅官僚皆於是乎在何至窳陋若此會江西盤錯沓

乘諸艱蝟集公日拮据焦勞吏治民隱不暇甲午春公始率  
藩臬諸大夫郡邑有司戎幕叅佐相度舊行臺升高望遠俯  
勝測奇撤其壅蔽斥其菲陋廓其湫隘規方審勢一切鼎而  
新之有門將將有堂翼翼堂之後有川堂有燕寢計再重備  
極高明整潔後有樓巍然敞豁憑欄四眺攬矚無遺旁及射  
圃庖淄之所罔不周隆外而事神寅賓之堂俱歸妥肅計所  
用木石竹葦篋鐵丹漆及雇募人夫匠作等約費金數千有  
奇皆公自捐俸薪贖金纖毫不擾於民間負擔不呼之力役  
公復指示有方區畫有緒故為時僅百有餘日遂臻厥成壯  
哉觀也不佞蓋嘗游覽縱步而歎大中丞之為此也有四美  
焉以言乎天時則適當營建之候湖東西巨孽就殄七八年  
逋賦全蠲桴鼓無驚謳歌載道以言乎地利舊旣當藩臬之



中新復闢四道之路後屏不苦於局促兩翼遂覺其檐如以言乎物曲則美材在遠而畢集文石擇近而成齊捷若神輸敏如夙構以言乎人情共覆冒乎仁天快瞻依於德宇無煩磬鼓爭效揀陬夫君子一舉事而四美俱備是不惟可法兼亦可傳吾慶江右之民公且將盡納之春臺登之衽席是役也公不獨享其攸躋攸寧而與江民共適於美輪美奐吾見堂階之下其願稱兕觥而祝萬壽者恨不踵相接也諸藩臬大夫郡邑有司稟公法程奉公憲度登斯堂也蓋廡府驄威之凜凜焉夫吏治肅民生安公本此以制作經營實垂不朽文舉席此蜚鴻歡同賀燕以叅戎趙君業隆遵董斯役請文鐫石因不揣蕪鄙樂得次第而紀載之蔡公名士英躉東錦州人以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陞兵部右侍郎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重修澹臺祠記

大中丞蔡公巡撫江右業已飭百度而新之矣蓋嘗巡潯陽而新白鹿書院巡湖東而新鷺湖書院朱陸先賢羹牆如見文教既炳秀民用章江右煥然重闢一理學道德之區域維澹臺祠建自省會兵燹之餘僅存頽棟榦韋跗注之徒占寓焉余數四過之腐草突煙荒迷穢藉其不堪憑弔也中丞曰何哉此非江右先賢之最初崇祀者乎東南文學肇於言偃絃歌禮樂實表四科偃固宰武城得人以報聖師實惟澹臺滅明為褒舉夫其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偶舉其大槩耳大節如此百行可知異時傳渡江斬蛟事非不經竊意其人介然特立而復智深勇沈招麾不受威武不屈者乎言偃文學符



采蔚然輔以滅明清剛惕若古之聖賢程人必先其大節取友必資其勝已而利方為圓纖趨曲步爭先鬪捷閹然媚於世者在所必祛維江右崇祀表章首奉子羽故理學節義代有聞人照映寰區及其後祠遞廢而遞興學或講而或輟士以通方為尚文以敬薄為工厭先輩之迂疎便行已之滅裂江河日下識者憂之而況兵戈疊見俎豆無聞孰能於幾務搶攘之時而維此繼往開來之盛舉大中丞再造西江豈獨取溝壑而登之衽席取湯火而沃以清泠哉澹臺祠會廢於殺癩煽禍之際不佞之師方岳涂伯聚先生曾疏告力爭而復之余不佞蓋猶記為諸生肅衣衿執管其下今幾何時又見丹雘炳耀棟礎巍峩於榛莽瓦礫之餘中丞之意蓋欲羣紳衿彥士而講學肄業於其中紹前徽之友教即乘輶使客偶一停傳仰視榱桷俯察几筵亦以見江右風教之有自來而文學得人之為芳烈也中丞公百度維新此不其最關世道士習而光裕者乎朱陸之祠先河後海有以也是役也相度飭工皆秉成於中丞而中丞公復捐俸購田若干以每歲納租若干以充紳士講學課藝之費分守遲君實贊襄其事乃馳書山中以記祠之文相屬余不佞為之原本揚扝如此然甚愧爰菲之罔能數贊於萬一也

重建架閣庫藏丈量冊籍記

梁奇

先王建國君民則壤成賦以足國用以阜兆民非細故也蓋天下之大命在是矣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而其籍清而藏之有所然後朝廷有一成之則小民有畫一之供吏胥無所施其奸而上與下乃相安於至治東汝自

天



白川諸侯始請丈量厥後亦屢經丈之矣然久之司亩籍者或前後異人籍之存者或散逸或為風雨毀湮或去之而無從稽至有無土而輸虛稅有田而輒漏賦網虛耗逃絕徵輸逋負而莫問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此文量之所不可已而冊籍之所以必珍而藏也靖臣李侯自下車來百度修飭而於丈量尤謂國家當務之急於是精思竭力分任百役執事繼命都總區長合各都區之田地山塘而丈之條約詳明紀律具備始於順治乙未成于己亥之秋先他邑告竣刊刻成書以上

天子

而留其副本以存架閣問有前此無土有糧者無之矣問有前此有田無糧者無之矣問有前此出入於奸民猾胥之手者無之矣畝籍炳烺徵輸畫一可已矣而又何事乎然猶

未也而必計乎冊籍之藏有所而去之不可也維時鳩工庀材於縣治堂之東前所藏丈量冊籍之故址為屋三楹以藏今冊計自天字號始至鬱字號及縣字號共四百二十九部扁之曰架閣之庫使夫守之者與觀之者覩斯庫而知此藏冊也固

天子

之所齋戒而敬受而兆民之所恃賴而不敢奸者也畝籍雖明得藏之而益固是不可以無記也予因為之述其本末而記之

德安縣重建儒學記

文德翼

學肇自上古虞夏而後可攷而知也然漢以來太學四門具在京師遍天下郡邑立學實維趙宋當是時人材最盛而江州德安公卿大夫有名者遑遑間見儒學之立父老相傳舊



在邑城巽方河水之東不知何時長令博士以朔望謁拜春  
秋釋奠之爲遠也改建於邑中科名漸耗明萬曆間福清葉  
文忠公父朝榮判郡事來署邑篆乃謀而力還之舊地遂鄉  
舉不絕有進士及第者兵燹以來化爲莽原求一椽片瓦無  
或存者官於斯土視事不急時亦不暇又功大力煩難以率  
舉寢而不問者二十四年故士氣索然無一應書張公下車  
謁聖廟吏報無有也大怪之進諸生詳詢其故爲之四顧拊  
心久之邑瘠而歲儉勢無可如何適邑且無署寓民間公曰  
令寧無署也先師可無宮諸士可無學乎於是乎議捐而諸  
士多貧無所可捐公遂肩之一身日月經營康熙七年戊申  
殿廡堂祠門柵衢道無一不新丹堊塗墍皆加疇昔公欣然  
延諸士而勸學於其中曰是不可無記也走而徵文於余余

謂公真知所重哉先王之立學也訓之以詩書禮樂導之以  
孝弟廉讓治心而復於性體道而本諸天修己及人明本致  
用然後朝廷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榮之設好爵以縻之  
故一時蓄器待問之儒大則賓師小則百職皆有以殖於當  
代而言行猶垂於後代非苟焉而已也聖人旣邈而學凡四  
變漢有經學唐有文學宋有道學而明有經義之學皆學也  
說者謂學莫尊於道莫切於經莫浮夸於文而尤莫流蕩於  
經義更有說者謂經爲訓詁之陋道爲文貌之迂文尚能體  
物記事而經義排偶不適於用徒取世資而已二說雖經義  
起家之士亦不諱彰言之然余竊以爲過也天子之取於士  
者取其心術而已夫士日夜以孔子孟子爲鵠思其義理效  
其言辭分判之間不敢渝越心術烏得而不正哉經義之爲



體也猶史官之代王言也代王言而弗訓辭深厚文章爾雅則莫不惡焉士代孔孟言而何可不善殖於學乎故今制遵用之偶革而旋復明其所守者經所師者道所資者文三學皆萃焉不可得而易也朱徽國非道學乎經明於漢文法於唐經義守之如金科玉律爾德安蓋有親遊其門而稱高弟都講者矣豈但科名假道云爾哉公以北學史所稱河朔貞剛重乎氣質者也緩征禁訟清淨養民於士也又造學以風厲之如此余知德安人材之盛必齊佳牒而駕前修矣公諱僕字貞一深州人壬辰進士

廬山文會堂記

連陽廖昆湖先生由理南康以迄爲守民食其德士服其訓殆三十年於茲矣僉謀於廬山之麓創屋三楹益之以樓門

敞於前舍列左右名曰講堂以云報也先生辭焉曰今尸祝我後不化爲馬廐乎吾手擘像設四五矣奈何更作無已其以斯堂爲文會堂樓爲藏書閣庶幾久不廢乎文子聞其言而敬之曰講堂亦古之制也若廬山文會莫踰於朱晦翁藏書莫踰於李公擇李氏之書等於煙雲過眼而晦翁之堂與辟雍不朽照耀列朝先生續之豈非士之厚幸哉太守職雄師帥續文會之義殆於挹師而爲友得毋道尊而更謙乎子夏西河疑於夫子曾子罪之澹臺滅明於豫章祇稱友教友教亦師教也然夫子於門人且以疏附後先奔走禦侮竊比文王之四友則夫子且爲友教而況諸賢乎先生之以文會名堂良有以也雖然聖賢之所爲文非後世詞章制義之類必六經也文孰有大於六經者哉自漢及唐儒者皆究心於



經學宋始滙為義理又體之為六經注我之切近則文已備於一身矣又何會焉然無師友倡之於前子弟率之於後則有日入於孤陋弁鄙而不自覺者矣先生鴻才駿伐著於兵間應載在國史即治郡一節善不勝書而詣學教士必首以李觀袁州學記為子死孝為臣死忠二語稱首復刻孝忠經傳賜之求忠於考古志之矣孝經尤六經之源也吾聞諸天子孝曰就序諸侯孝曰度卿大夫孝曰譽士孝曰究庶人孝曰畜先生以度自式流譽遐邇凡所以究士而畜民者莫不於斯堂始基焉顧不休哉南康人士懿資樸學鬱蘊阜之高崇蕩宮亭之淵邈言必忠信行多模楷匪晦翁遺澤不能及此先生崛起而庚新之日引一日斯文化成呦呦白鹿聲施遠矣君子豈弟遐不作人雖百世祀之尚未艾也

張橫渠先生祠堂記

豫章夙號理學而九江為稱首元公卜居廬山蓮花峰下以道州濂溪名其溪河南從之游焉厥後文公講學白鹿洞德安蔡元思瑞昌周舜弼諸君子卓然為高第弟子鄉都州間服行其化虞道園以為九江庶幾鄒魯之盛者此也迨元初尚有楚望與吳草廬交而元文二公之學復振自是若滅若沒先徵君始克受於守約夫子創嚶鳴書院以集四方學者如是者殆二十餘年亦近古吾儒之隆也乃橫渠先生之後有自鳳翔遷於九江之赤松鄉者其地曰渠田因先生而名其田也督學使者選先生之裔孫紘補郡庠弟子員俾祀先生紘上請於守令新其祠堂守令皆嘉其意捐助之祠成請余文以記其事余不敏樂聞是舉也語之曰夫學將以明性



也性無有外而客感橫於其中則與天地不相似至虛之體  
遂不能實有諸已矣非學其孰能明之元公之言誠也河南  
之言敬也朱之言窮理也黃之言致思也無非明乎是者而  
先生之言爲尤著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  
又曰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旨哉言乎學者不察以爲無  
私則大共焉而合於虛合於虛則杳杳冥冥而卒不可執持  
而底於實是皆異說之所爲而非吾儒本天之學也明乎至  
虛之爲至實則凡一動一靜一言一行之間以及於人倫物  
理千緒萬端而皆吾性之無外如魚之於水鳥之於空欲呼  
吸離去之不得者而又何客感之足言哉九江舊有濂溪書  
院二在城者至今僅存在墓道者久已圯廢至若楚望故宅  
不識其所在而遺經亦無傳本周蔡二先生竝未祀於學宮  
其土人且不識其子孫甚矣文獻之缺也張子絃獨能存其  
祠於荒山野水之中巍然喬木後有過者望縹櫟焉知爲橫  
渠先生有不爲之徘徊感慕私歎關西之尚有後人也哉

重修曾子祠記

潯端祀曾子不知所昉也或曰適楚時憩潯云或曰晉渡江  
孔裔適衢曾裔適潯遂家焉今潯曾姓是也然夫子之道與  
天地並昭於日星燦於河嶽者曾子通祀天下矣潯端祀之  
寧失過歟逮後周茂叔黃楚望皆興於潯而曾子千年絕學  
復續詎匪地發其祥哉先祀孔嚴近廟貌頽於兵燹故裔私  
加葺焉噫玉麟吐書莫威神於大學彩鳳含苞豈樞要於孝  
經潯之班班式京東魯矣

蠲免兩衛屯糧記



九江之有三衛屯也自明洪武昉也是郡元季爲徐壽輝陳友諒所據以爲都會殺其民殆盡號以紅巾土人至今稱紅頭軍一郡止留七戶耳明高皇旣滅之以其地曠故使戰勝之軍落屯以居江南衛曰九江江西衛曰南昌湖廣衛曰蘄州各以指揮使千百戶等職官轄之厥屯皆錯在九江至永樂乃招民以來軍爲主而民爲客屯則良而田則桎勢也本朝定鼎以來省明衛所職官改用管屯守備流官多不習土著事漕運維艱逋欠歲以數千計軍不能自屯輒佃諸農軍逃而屯糧莫從徵乃按田問佃責以代償農遂棄屯而不墾屯因之大荒大吏悉其弊請於朝撤管屯守備始兼隸於縣令軍屯與民田犬牙互入則例絕不相侔因拋荒久少則草萊大則荆榛軍不在運即在逃以是子粒不收屯糧不納有司代庖焦心束手漢陽江公莅郡尚未屆報政之期時值大旱民岌岌乎死亡多方開賑乃獲復甦公曰軍猶民也九江軍雖鄰封南昌軍雖省會猶吾軍也民飽而軍飢吾忍乎哉於是詳請再三悉諸苦於撫軍親按其屯爲之太息剴切具疏疏上得請九江衛額屯銀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兩有零計免二千六百六十兩有零南昌衛額屯銀一萬二千六百八十兩有零計免一千四百四十兩有零合計且免至四千一百兩餘蓋軍不困戀首邱而歸屯農無虞思原田而終畝官鮮累卹荒政而有年三善備興三病咸屏則缺徵在余日足額不在將來乎仁人之愛其利溥矣公之最狀軍民歌頌者自應更僕余撮其關於屯者節以一惠云耳

重修鎖江樓記



定中原者必顧東南江淮表裏潯與壽春為脊尻也江流上下潯與荆襄為腸胃也秦漢為疏爵之地然吳九江實都六  
虛號耳司馬渡江潯始重都督茲土者陶士行之公忠溫太  
真之慷慨庾元規之風雅檀道濟之壯烈皆一代人豪唐以  
來或置或否然為節度為招討為總管大率與都督諸軍事  
相近故有金陵入版而九江之守猶堅九江異謀而蕪湖之  
師遂潰迄後歸然靈光李文忠真丈夫也以目所睹督撫非  
人楚興晉陽之甲奸徒從之兵烏舉而城魚爛矣乃者

大清不煩鞭箠而撫有之及再定江西然亦三易帥矣惟楊  
侯之能力而取諸原也能伐謀也能好以暇好以整也能說  
禮樂而敦詩書也能下士也先是兵就食於下邑於分兩郡  
無堅城兵就糧於郊原氣驕而野無青草兵就炊於舍勢

爭而巷無居人君侯馬上策之曰余固甚卹士卒也然愛百  
姓所以卹士卒之道也余固甚愛百姓也然敬士大夫所以  
愛百姓之道也於是乎兵動如水民靜如山民動如煙帥靜  
如鏡一日休沐登高陴而四顧矚大江之回流戟手百尺笑  
語偏裨北固南樓古人非遠奈何樹荆棘為鼪鼯牙幢耶遂  
構材而新之置酒觴賓其上樂甚舉兕以屬高雲旗計部曰  
縱不好名如叔子沈碑江底為癡得一文人書姓字於大楹  
之上足矣隱君子止肯為單道開作讚乎敢煩公致私焉計  
部于某繆以氣誼相引重既以書來赧然莫知所辭父老又  
環而進語吾儕食侯德三年報之者止寒山一片石耳公無  
固讓某因歎建大節擁雄兵手提天下要領之地如是者星  
羅辰布蓋四五十公余雖不及悉見然百戰之餘刀血方鮮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醜酒賦詩登高望遠豁達雍容與衆同樂若君侯者羣鷲厲  
飛方識鷹隼之義熊羆畢集乃辨角端之仁潯之世得名鎮  
也豈非天哉侯名捷字元凱山西大同人

九江衛蘆政記

黃雲師

文學范子金捐黃子而語曰江衛之積爲飛輓瘁者漕爲甚  
其次莫如蘆往者官以軍爲秦而已其越諸軍爲肉而已其  
俎諸漕蘆交征衛於是益重困莆陽方公司馬是邦念甦漕  
非闔請不得行蘆政柄可操集苑療枯其奚委不力越一年  
而章程告登蓋司馬之功於江衛甚大文貞石其曷可辭黃  
子曰吁予聞如何范子正襟颺言曰賦以蘆名者何所取之  
取諸洲也蘆以洲賦者何所取之取諸丁也取諸洲故衛雖  
在潯而洲特錯出於星子黃梅宿松三邑且水能吐洲而生

亦能食洲而沒也取諸丁則向之碩大繁臙者浸假而凶瘡  
札之矣浸假而戈鋌札之矣夫洲沒而賦存丁沒而賦仍存  
於是課有程歲不得不僉一軍任領徵事即所沒非丁之課  
率責是取盈焉嗟乎軍有稍足自贍者旣以趨供漕事其所  
存需次之丁又歲僉一人而畀以七百餘鎰之責衛人之困  
至此而極不寧惟是責之重則其避之也難避之也難則其  
謀所以避也必力隱顯縱橫權歸胥吏充役者率錙銖下戶  
往往殉以身命蔓連株桔轉相償累而差檄未已故僉收蘆  
賦尤烈於輓漕司馬則曰予在此敢使衛無鳩乎歲僉可禁  
差催可裁獨洲丁兩沒之程額安所及額乃捐俸百金不恤  
佃公田八百二十三畝有奇其豎歲入首納屯糧次補沒課  
於是典收賠累之害一旦霍然如沈疴去體而且請屯冊



戶口立滾單編甲流徵咸輸將恐後又虞其事久而滅漸患  
乾沒也總萃公移著爲令蓋其經畫蘆政亦可謂內殫厥心  
而外無遺力者矣今夫事之至難爲者不必其一人爲之也  
一人而爲一事不十年而事成克舉矣若曰事至難也我力  
不能爲或力能爲矣又曰我有待不暇爲或暇爲矣又委之  
後人且不肯爲則是終其身無可爲之事也如司馬者豈易  
得乎黃子聞其言而躓之用次其語俾志於石司馬名從吉  
號迪菴福建莆田人倅吾潯有惠譽見諸蘆政者其大端云

### 濂溪書院記事

書院奉周元公而二程先生侍坐其像設甚古見者肅然生  
敬因居戒府左丁亥之秋有欲毀像以廣其宮者閩處右曰  
周濂溪何人曰古大賢也曰彼不過能作幾句詩對耳今何

能爲將鳩工撤像是夕見三冕而朱服者坐寢堂嚴毅不可  
徇視自是畏其神不敢議毀世傳真淨禪師住歸宗元公往  
與之遊因結青松社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此妄說也元公  
與真淨往還或偶寄迹必以松可步蓮鸞名配虎遞因摹倣  
此即真淨不爲而謂元公爲之乎且元公門庭高峻王介甫  
聞風歸響尚二謁而三辭之莫折其少年果銳之氣而謂其  
學遠公淵明於形骸之外則又過矣予因書院事及之使後  
人知元公大賢不可或褻而書院之日就蕪沒爲可惜耳

### 星子縣平賊記

宋之盛

星渚風號愿樸人皆文弱不任兵又幅員斗大無萃盜淵藪  
若德化鄧茅溪等哨聚馬回嶺剽掠星德諸界爲地方患然  
始但行草竊擒之一材官健捕能事耳而撫巡道檄兩部兵



勦之震動繹騷竟不得賊一面僅僅焚茅溪數椽以還由是  
星子盜熊高等入其黨佐之勢益熾而從征鮑瑞玉忽稱奉  
符招募授鄧熊諸盜皆把總劄此輩遂攘臂瞋目目中無復  
官府矣由是李世興等蜂起爭應所至毆掠畜產屠擄子女  
諸士夫謀入城以保然邑里蜂屯鄉無居人矣盛等詣王侯  
白故侯時稱病卧不通或報外賊狀輒召訊訊已坦卧如故  
歲漸改寂不聞舉動衆甚憂之詎知侯計在用人爰偵其鄉  
有明經查汝進者有遠略臨危不驚是固星邑士民推爲九  
寨之長能制羣賊者因延見歡談如故詳問方略授之以靖  
難之命汝進曰凡郡縣有賊不能按按之而賊得蚤爲備者  
必有內謀以通聲息侯會其意自內出一檄逮巨窩江振先  
劉尚庸立棄諸市衆皆藉藉頌侯之功二謀旣伏誅賊知勢

不可爲率其黨入省去約留什之四處後牽制官軍而屬梟  
賊李世興統之世興倡訛言謂流賊浮武昌蔽江下衆奔恐  
凡素貧賭博無賴子弟爭投其營若河決魚爛不可壅而復  
收也一日傳南關外有俘斬世興首獻者聚觀如堵皆駭愕  
疑從天降後知汝進父子出奇猝斬之諸賊落膽分築塹壘  
以待進往一戰進歎曰此困獸也急與爭不可坐待之亦不  
即斃遂列授方略督保甲依計擒之相繼就戮維時茅溪在  
省亦中流矢死獨熊高窠曰頗負山險勢岌然未易動也有  
義勇若干人請以其屬橫行賊窠中侯復謀之進進曰孤軍  
深入未必利且此中豈無良善忍使若輩妄殺是兵慘於寇  
也姑寬一著應有縛致解下者侯喜謝已果賊黨數人割級  
來獻侯即賜銀牌彩旗其黨喜曰某且賞我輩無患矣遂爭



殺賊贖罪獨熊高往省懼不敢歸帳度可百餘人劇盜王拐子雷錫頭在焉侯問進曰兩孽不除尚為後患進曰兩孽不除將尋斧柯今斧柯正銳其復滋之蔓乎侯仍依計遂星夜草揭馳上江督即演武場中斬之熊高歿餘黨悉解散而賊竟以平侯始告成事兩臺及各司道振衣視事父老羅拜歡聲徹帷幄嘖嘖頌進功惟進不自居功本賊之所以不勞大軍而靖者固由侯之明於任人實由進之妙計義勇而侯始得享其成也進產龍潭字仍初家素饒能分財順治丙戌丁亥平賊之後凶年相繼悉出金粟賑之里黨賴全活者甚眾假委之官政殆非百里才也子四世琦世琳世琮世球俱激公義為通邑之保障云

吉安二忠祠從祀先忠肅公記

李元鼎

宋楊忠襄以江寧別駕死建炎之節舊於金陵墓側有專祠崇禎間吾鄉胡郭兩侍御又為文忠烈祠附以靖難翰林王公艮大理鄒公瑾侍御魏公冕曾公鳳韶長史鄒公朴紀善周公是修令尹嚴公伯瑋張公彥方教諭王公省凡九人以諸公同吉產也同死義故並祀於忠襄之室云時我總憲忠肅公官南大司馬記事有碑其論合祀之繇曰正氣者君子去來之輿也來則乘之去不舍焉時之今昔有分官之崇卑有分而正氣則合又曰死地不同而生地同死事不同而死忠同正氣先後數百年其揆一也其合祀也又奚疑忠肅此時隱然自留一席以俟將來之證合亦猶忠烈拜忠襄祠自矢曰歿而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忠肅少壯登朝為名御史風裁甚峻見嫉於羣小放歸田里幾二十年嗣撫天津莞南樞



數召對面決軍政壬午聞命之日別諸子敕斷家事慷慨就道蓋知時事難為往而不返之志固已決矣癸未冬賊將薄京城名對尤勤有遷都之議而迂濶者沮之獨公主持其間密奏令大臣輔太子南中徵兵上意即以屬公公曰臣當與國同安危臣主此議為社稷非為身謀上猶豫未定事雖不就而老成謀國之槩確然不可磨滅城陷之日公諭元鼎以必死寓即吾吉鄉館祀忠烈位公賦詩畢命猶三復成仁取義之言引絙自盡何異九臣一死得宜無媿文山之語邪時元鼎請護公喪歸里不許惟餘飲泣是公之來也有故所乘者生平此正氣其去也未往所不舍者終古此正氣竊昔之學問力量至此始徵實用向之奮筆以明諸先生之心正自明其心其證合者甚微生死猶其形迹耳元鼎曩已合祀忠烈忠肅於燕茲更從祀於諸先生之後質之公議僉曰可非敢以子弟阿私長者用畢吾後死者之責也若忠襄忠烈及九先生舊有碑載茲不具論第述忠肅立朝大節以明從祀之意如此公諱邦華字懋明甲辰進士吉水谷村人適公之子士亨孫長世至金陵共襄厥事按祠志攷廬舍祭田雖歷數十百年未至湮沒諸忠貞之靈亦赫矣哉

### 仁文書院興廢紀略

余邑之東郊有仁文書院蓋先師鄒忠介先生講道地也一毀於江陵當國之日而虛舟陳侯石樓徐侯先後創建再毀於魏瑞矯旨之時而委曲易其名為明德祠者則尊生顧侯嗣是仍其故址而修復之者摩青沈侯也家太宰實襄其事今又二十年矣雖當鼎革以來而先師木主祀於其中歲時



江西南通志 卷一百三十一  
俎豆不替凡有事茲土如筮江上施愚山皆以先世淵源之  
誼躬親祭奠豈惟忠介九原有知實式靈焉凡屬師門弟子  
莫不舉手加額以爲斯道興起有日矣不知何故有圻毀仁  
文之議余以寄棲會城傳聞不敢信以爲旣非江陵借端又  
非逆魏煽禍寧復有此未幾而書院果毀矣舉禮樂雍容道  
德文章之區一旦鞠爲茂草何哉嗟乎惟此仁文書院也同  
此文江父母也或爲創始或爲修復又或爲圻毀各具見解  
所不可知獨是此二十年中吾鄉白鷺鹿洞澹臺各書院爲  
督撫中丞所葺修而恢復者不可枚舉近日如章江書院有  
建洪都書院有建青原白鷺講學之會已經舉行乃值聖道  
中天之日余輩不能爲先師保此數椽之壇坵同梁木泰山  
之崩頽者真名教之罪人也茲恐歲月日久樵牧莫禁一片  
荒基將有不可問者特錄前後二碑記付之剗劂并述興廢  
之始末使後之賢令倘能修復如前人者有所攷鏡焉北平  
孫北海少宰頃寄一帙視之爲首善書院今改天主堂亦慮  
後人不知其處特爲著之篇端以告來茲夫首善亦先師與  
馮少虛趙儕鶴諸老國門講學地有心斯道者方歛歔追悼  
恐或失墜而況同邑之及門弟子乎因援筆書之以告四方  
且以志余輩之過云

重建府城隍廟記

李來泰

撫州府城隍相傳祠漢潁陰侯灌嬰侯嘗以兵定豫章故神  
像至今赫然見光景降福威水旱札瘥請必響答爵帛登鉶  
簠簋籩豆之數守必躬親以蒞其事明洪武中太守李公廷  
桂始創廟於治之北崇禎中太守蔡公邦俊加像六邑之神



配於兩廊高為重門廟事必飭國初燬焉其時吏茲土者故事一修謁而已迨司李念菴李公視府篆獨慨然以興復是任蠲資庀材工垂成公適艱去海憲紀公初以進士由刺史來牧率帷顧瞻戶不充郭誓廟之日拜於堂下怵然傷之告同官曰是非所以妥神而佑民也既宣德意布教條威惠洽流封內悅服首修孔子廟登講有地乃新斯宮俾還故規鳩俸之贏以帥羣吏復廟之租以餼百工舉廢興舊民不告匱由是可以陪風雲雷雨山川國厲之祀可以慰公私禱祈卜筮駿奔之願教民敬鬼而遠罪尊君而親上公之治化滔滔焉弗難矣夫城隍之祀盛於宋元而實屢見於唐高齊蕭梁吳之赤烏往往載於文字然以余攷之魯頌泮水闕宮諸侯之重事也而春秋策書惟有新作南門而已則城隍之獨重

豈可謂非古哉撫故瘠土重以丁亥戊子之間救荒扶病瘡痍未愈城之僅存繫師帥牧尹之力爾傳曰率民以祀神又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公之來也無侈觀遊無燕臺榭金柅之亭不築浴雲之池不鑿倡共僚屬共為保障惟不恪於神以貽民災是懼公之幸惠我民者厚矣爾時廣菴韋公來任司李即捐貲共勦厥美而廟貌聿新信乎其皆知所重也哉廟建於順治十三年丙申四月成於十七年庚子仲秋是為記

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李長春

虞廷命官於臯陶之作士獨反復丁寧而不置既告之曰惟明克允又申之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其所謂惟明克允者非僅聽斷得情之謂也明其所為原本弼教與



夫期于無刑之意而已沿至三代周官之邦禁漸繁象魏之縣亦漸詳密然司寇每三年大比計民數自生齒以上悉登之天府王拜而受之彼其邦禁是嚴而鯁鯁於民數之獻若與其事不相蒙者嗚呼我知之矣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提攜鞠育以至成人不知幾經艱難險阻而奈何忍於殺之其令人獻民數也諭之以重民生也諭之以重民生而俾其勿至淫刑以逞也自唐置觀察使宋因之而加以提刑之名前代彷彿其制設按察使職專糾察平反而更設副使僉事或統轄驛傳或提督學政或分治兵巡

國朝制度率由舊章均之皆畀以祥刑之寄者也然則司憲者教與養皆分內事豈僅以聽斷得情之為愉快哉江右西南重鎮夙號易治自戊子己丑之變城郭榛莽廬井邱墟余頃奉命陳臬覩其仳離辛苦惕然憂之念新國用輕典古有明訓每遇金木之訊祇凜無敢縱濫而智識黥淺怕抱綆短汲深之懼寅恭啓迪惟二三僚案是賴甲午余叨量移值重修臬署告竣而題名久缺未備諸僚案咸以為言竊意兵燹之餘文獻無徵前此姓氏既若存若亡乃開國十載以來創始諸人亦湮沒而不傳非所以崇昭代示維新也因磨礱片石而次第記之至於刑措教敷以俟後之膺是任者

重修三公忠節廟合祠記

趙璘

忠節者何宋張忠文公叔夜及鄭威愍公驥是也廟祀者何宋守臣王道父請於朝為二公建立以祀者也三忠者何則永豐令鄧恭毅公顥死鄧茂七之亂明景泰中奉檄合祀其間也重修者何威愍公裔因燬復建建而復修俾守茲土者



奉冠帶祀春秋於其內也張忠文當靖康之難金兵逼汴宮  
闕戒嚴其勢岌岌矣而獨能提南道之師千里赴援計殲敵  
衆壯矣哉雖所當必克而以廟算猶豫未就厥功及都城旣  
陷厠擾攘兵戈之間而卒閉口絕食以死悲矣若威愍者以  
同州僉卒拒城堅守抗如林之敵旅焚敵舟者千萬其計有  
足多者焉而又慷慨誓師遮蔽三秦以備巡幸孤軍晝夜待  
援而不至竟蹈城亡與亡之義噫嘻是二公者蹇蹇王臣匪  
躬之故何厄之同也其請於朝而祀之也允宜若夫鄧公之  
死其事較小非與板蕩誠臣疾風勁草者等烈而究之見危  
授命殺身成仁其致一也則宜其合而祀之以示夫人臣之  
大義爲不可屈也嗟夫自宋迄明不知凡幾世矣自明迄今  
又不知凡幾世矣間嘗過玉山永豐諸邑里漠然徒見山高  
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弔古者入廟欷歔踈冷古槐  
山河不改有悄然以悲者耳而況旋建之不一而足哉乃鄭  
氏之子孫獨能重輯其廟而更新之繞以周垣加以丹雘歲  
時蒸嘗之必虔而逮事張鄧二公於祠內可不謂賢矣乎吾  
以是知三公者英風義氣凜凜不磨其昭回於古今磅礴於  
宇宙者如竹箭之有筠焉如松柏之有節焉身騎箕尾氣作  
山河不可以成敗論不可以死生論而必不可以一日少容  
其泯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而與天壤相敵可也後  
之守茲土者其敬聽之毋忽

重修臨江府學記

詹惟聖

今上十有八年余奉命視學江右按部至臨謁先師廟課督諸  
生講肄見臨之士循循焉樸以茂及校文拔其尤者彬彬焉



理淳而氣昌竊歎曰先王之澤未泯聖人之道大而我朝文教之漸濡者遠也學博毛君明遴告余曰臨陽郡學昔濱江明嘉靖間江陵陳公大賓勅議徙建今所康熙丁未蘄州高公培復加修治歲久頽圯今太守陳公克峻蒞任是邦百廢具舉尤注意學校捐貲倡率僚屬共相飲助鳩工庀材戊午撤櫺星門之舊而新之今將修葺正殿兩廡仍建諸生講肄號舍十二間俟工畢乞爲文以記之余曰唯唯越明年秋再謁先師則廟貌巍然而明倫堂及諸生號舍亦煥然新矣余惟先王之世上自天子公卿大夫下逮民之秀者莫不務學故於教有師於國有學鄉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凡所爲三才萬物之理孝弟遜讓廉恥之道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講之有素閑之有具以成文武之材而就道德之實故人材蔚

興化行俗美臻上理也由此言之學固與治二乎哉而吾夫子之道其德仁義禮智其言易象詩書春秋其治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火於秦漓於漢雜於功利竊於佛老而揭於天壤者久而彌光今去聖雖遠幸

天

子崇儒重道凡遐陬絕徼咸奮於學以副敦勵教化之意矧臨之爲郡理學事功文章節義名臣輩出尤德教覃敷之地歟先王之教民也能者敦勵之其次誘掖之其次整齊之以廣其化而適於治者靡不備故以治天下則清和理以治一國則絃歌興文翁之於蜀韓延壽之於潁川胥此道也今陳太守之守是郡也籌餉敬獄撫字招徠悉著成效而董師儒崇禮讓士無能不能咸進而教之以學復率先擘畫與二三僚屬不煩民力舉荒圯而新之守之治誠有可觀者乎



重修金精山仙女廟記

魏禧

金精洞漢女張麗英飛昇後其名勝聞天下寧都固僻縣然以金精顯仙女廟漢魏歷來有之可考在唐宋迄明興廢之故具載弘治中邑人黎瑤碑記崇禎末年余僑家金精峰頂而數百年之木松杉修竹為勢家翦伐已盡殿宇日就傾圮道人卞醇醇與吾友李咸齋彭天若倡修之未二十年瀑水敗殿東角樓亦就圯康熙戊午吾門人楊御李授徒洞中慨然感之與主僧倡眾修舉加丹雘焉請記於余蓋自宋以上唯祀仙女徽宗時以祈雨有應賜號靈泉普應真人至洪武初改祭山神洞外雙石下春秋行祈報禮為祀典之正余則謂仙女守貞不字與古之高士逸民同李咸齋又以為神仙無不忠孝衡山首弒義帝女故疾之豈以悅已容哉固足以

愧夫苟且榮祿與夫終南之徒以隱逸為仕宦者廟而祀之夫誰不宜自洞迤西北奇石四十里拔地倚天其巖巒之最名者十二峰皆金精地代多隱君子結廬其中其亦仙女之遺風與洞中大殿奉道家三清像傍小屋為仙女祠按舊志洞外有陽靈觀御書諸樓自弘治時已無有後之君子倘有好事為興復者當徒三清像於外觀而以洞中正殿特祀仙女云

翠微峰記

翠微峰距寧都城西十里金精十二峰之一也四面削起百十餘丈西面金精者蒼崖袤延如列屏東面城大赤如赭中徑坳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或曰長沙王吳芮之所鑿也張麗英飛昇蓋即其處相傳自上古來無或登而居者余采



山而居聞邑人彭氏因圻鑿磴架閣道於山之中幹辟平地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蓋所謂易堂者也余同伯兄季弟大資其修鑿費奉父母居焉山左幹起西閣平石建木檐牙窗戶闌楯出雲木之半右幹作橫屋東面大江城郭歷歷東南隅閣之腋構草堂阻石爲池蓮華滿其中曰勺庭余獨居之環屋樹桃華彭子躬庵詩曰雲中蓮葉秋池豔天半桃花春井香蓋謂此也山前後各有並石如桃實皆曰雙桃石自易堂即門經高柳度方塘北循左厓亂藤幽蔭數十步有泉從石罅出味清冽秋冬大旱無絕流猶以爲井而後之桃石當其缺故謂之曰桃井加露板爲汲道行人望之如雲中值土賊四起彭氏屬於賊諸子去之彭氏遂據諸財物因以脅諸子於是邑帥遣人謀誅之詭而登彭氏衷甲飲之顧謂其人曰

吾嘗笑荆軻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自尋誅滅豈不甚哉其人笑不答既與爲觀要害地因左顧遂發匕首搥其喉據石磔首碎之復還飲所取二佩刀去山遂墟明年伯子歸自廣卒復之諸子之散處者咸集以爲彭氏既當罪功不可滅乃祔而祀諸社凡登山左自金精右山塘至者皆經前雙桃石迤北至山門緣圻上磴四十餘步穴如甕口登者默從甕中出側身東向僂行十餘步又直上百十磴曰烏谷谷如陶穴鞠躬進之上穹隆如屋架樓其中矚蹊徑眺城邑爲守望焉又上數百步梯磴相錯凡數絕乃至於頂蓋此峰迤邐竟里旁無援輔自下仰之如孤劔削空從天而仆上則岐而三之中高右縮左展結屋者必山翼山中灌木鬱勃陰森見者疑有虎豹然自猿狖飛鳥而外則皆不能至焉有善兵者



至門而窺去謂人曰就使於甕口撤其閘三尺童子折荆而守之雖萬夫誰敢進者先是豐城入數百里來覓躬庵間關山下遇樵者指之曰從此登客笑而怒曰此豈人所到耶遂竟去伯子將北行畫圖於扇命予記其略或曰此山名石鼓峰也土人以其東面赤羣呼曰赤面石躬庵舊有記特詳

新城縣重修學宮記

古者天子諸侯建學以教士因祭先聖先師於其堂其後天下州縣皆得建孔子廟又於廟旁作學舍居生徒相誦習講課至今數百年仍其制特所為學者僅存其名而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與其文具則一無所與蓋士之不出於學也久矣然且崇其貌嚴其祭祀使有志之士一嘗咨嗟慨慕因以上求乎建學教士之義則所以存千百於什一者猶有其具及其凌夸舉所為孔子廟視其朽頽荒蕪若唐肆之不足介意士心蕩然無所繫屬而古學校之意將盡漸滅而不復有所存新城學宮圯久而不治邑冢宰涂公國鼎憂之時方繕城命其子曰他日無廢命邑既被兵宮益圯東西廡以下盡墟歲春秋俎豆無所布有司埽地以祭順治己亥閏三月公少子斯皇偕其兄子大諒夫誅大訥修舉之秋九月工成又十一年己酉寧都魏禧來授徒得瞻拜堂下邑君子言曰涂氏克世其德功在聖人之廟然不自有其功吾黨春秋承祀不忘敢請子文勒諸石禧乃再拜言曰自世教既衰釋老之徒汎濫於天下蓋數千年矣而釋氏為絕盛大江以南風莫靡於吳浙吾豫章則建昌之新城三里之城梵宮浮圖鱗次斥地幾三分之一蓋福田利益之說入於人心沈浸堅固而



不可解學士大夫率借徑孔孟取富貴其後得志不得志則懼罪俸福利皆逃而之釋而井里細民相觀勸成風俗不可禁止求所謂豪傑之士能振興者固難其人新城郊南有赤溪爲宋李觀讀書處禧少讀觀袁州州學記愛其文明健所以教人臣人子者甚篤邑君子於其文誦之久矣然當時官府經營於上吏督成於下踰年告成觀猶重其事爲之記涂氏以先公命竭一家之力不七月而舉之視袁州爲何如而邑君子久不忘其功則又因是以求古者建學教士之義是役也寢廟率舊制益瓦甃易柱棟之壞窗戶維新建廡門加弘敞焉木石斲堊丹漆之費白金之兩以十計者凡百有五十一相材鳩工早夜勤事不怠則大誦功尤著云

遊西山巖記

楊兆鳳

余客會昌同人往往爲余言西山巖爲尹公天民讀書處嚮慕久之丁未秋七月乃克遊焉鳥徑崎仄凡六七里傾跌者數四扞巖遙望僅有孔張口如箕在半壁叢蒼中土人前導芟薙攀援而後可入巖高未五尺正與頂摩廣如之度几榻必不能兼置也予笑謂尹先生好奇奈何樂此拳石俯瞰絕壑可六七丈許聞有聲潺潺出履下巖額有孤松從石罅中出屈曲垂蔭類數百年物逶迤却下百餘步得大巖坦甚去平地不遠回視讀書巖乃在其上若人冠髻層層然旁有桂樹一株世傳以爲公手植此其苗裔也其石則飛瀑懸流始悟向所聞激湍聲蓋此或又曰昔有六和精舍公時讀書小巖上憩止於是理或然也閱郡志頗與此合但云石窗石鼓試劒石今皆烏有豈傳之者誤耶抑爲好事者攫取耶志載



公不合蔡京不謁王黼及靖康初除侍講不就歸隱青城山  
跡此其爲有道君子無論矣獨怪當時必有文章著見會昌  
其梓里子孫具在隻字瀋墨無存者抑又何哉然予少時讀  
屠赤水集公乃與陳希夸並稱每疑之意者公晚年學道有  
得青城爲古仙真成煉之地希夸唐進士唐亡棄家學道寓  
忠孝於神仙而與公之志有同然耶同人曰往公住此時夾  
澗皆植桃春月花逐水出因謂之桃花洞故老猶及見之巖  
無他奇徒以公讀書故得名

陶桓公讀書臺記

施閏章

淦城東百華寺側有陶公侃讀書臺其下曰洗墨泉亦以陶  
公名余按部至淦祭練公子寧祠已迺策駑而登望焉其寺  
荒寂若無人洗墨泉發爲井獨其臺爽塏冠山椒左引城郭

下俯贛江而背枕東山萬嶺參錯蟠結南接於峽蓋練公之  
故里也於時嚴霜旣降霽日斯和叢菊丹楓照耀巖谷水西  
居人煙火斷續迷離所謂百丈峰者杳不可即而巍然在望  
臺之勝於是焉具按陶公鄱陽人後徙潯陽誌載其母湛爲  
淦產或偶過外氏遂留讀書耶公嘗運甓投博自言當惜分  
陰度其執卷陳冊時志未嘗須臾忘天下也卒之奮跡艱難  
數以偏旅當大寇在軍四十餘年招攜懷遠破滅羣醜節鎮  
八州拜大將軍劍履上殿而謙退固讓及其引疾遜位歸符  
節幢蓋於朝以功名終謂爲善讀書焉可矣史訾其擁兵上  
流嘗有窺晉之志以折翼之夢而止夫舍其平生行事而以  
夢掩其大節是孰徵而孰信之哉是說也前人論之詳矣余  
不必深辯臺東北四百步山谷間爲劉次莊戲魚池隄崩水



涸戲魚臺石刻不存而土人言其魚善鬪絕異常魚春夏間尚有之嗟乎以練公之忠生於淦邑過其里者宜無不憑弔若陶公不過偶至其地耳其遺跡與次莊石刻同歸蔓草而後人每流連不能已然則其人之碌碌者雖名園別墅雄踞都會不移時而零落榛莽苟其賢者無論其生長之故里即凡偶焉遊憩謫居之所閱千百年荒陬窮谷其風流餘韻追慕之不衰余登臨四望愾乎有奮興焉書以遺後之君子

分守湖西道題名記

湖西道治袁臨吉三郡分守使可得而攷者自嘉靖四十一年陳公大賓始分守者以方岳之職分藩外郡者也其專駐有所自省會及屬郡各有署間行部問民利病大則陳請小則一切便宜雖守也而有巡之義焉故事以備兵爲職置守

備供指臂使猝有盜則發吏士以急不待報可躬擐甲以生武士之畫疆而守者通約束無以後厥制與古方伯連帥近其分巡一道明初用按察司僉事署在南昌歲一巡郡覈吏士視其能否進退之訖事則還其體勢又與巡按侍御史近嘉靖辛酉廣寇入虔掠萬安泰和境始議駐吉安兼制茶攸郴桂四州巡之權視守差重而三郡吏民兩道得通治之有大事皆關白行地故當百粵之衝實偏三楚多猾盜故畀之參錯相制與爲犄角也閏章公到官會歲饑巡撫中丞公令督屬郡逋租仁煦義震山谷逆命多悔罪供賦稅其明年朝議罷道臣兵未幾罷巡道而三郡之事兼併於分守矣

天子既重念封疆不强文弱吏問軍旅所以責武備者重且專自是使者非借兵於伍則左右緩急無所恃惟督催科奉簿



書期會而已夫道猶路也謂事上下所必繇也今郡邑或有  
事得直以便宜上請而使者拱受成命若贅肫然昔兩道兼  
治而不足今一道專治而有餘豈昔難今易歟賴朝廷之慶  
底定四方守臣得以優柔苟安素餐累歲事勢所格材不塞  
職害未盡去譬如父母之於子視其疾痛含淚拊摩而力不  
能醫藥中夜以思未嘗不慄然撫膺負疚也南昌舊有湖西  
道分司今蕩然無存至則以舟為館而臨江地稍僻尤余所  
樂居者間覽郡志自郡邑丞尉百執事皆備書守巡兩使則  
闕焉自明設此官迄今逾三百年其間濯磨奉職勦力旬宣  
茲土者當可指數今不載其政績且姓名湮滅不得比丞尉  
百執事無所勸戒豈不可一歎哉夫大法則小廉分守使雖  
備官亦所以表帥三郡吏也爰采而記諸石得四十有三人

遊青原山記

遊之日以霽人以暇不暇且雨則廢遊余遊青原不期而勇  
遇雨而不廢由泰和返舟至永和聞舟人言此去青原五里  
時雨甚命輟棹往不移時前峰數十作翡翠色雲覆其半皎  
若綺縠水瀲灩出山下微聞磬聲至則淨居寺相傳七祖卓  
錫地登塏四望衆山如環扁鑰甚固塏之側龕笑峰禪師骨  
其陳蹟則顏魯公大書祖關二字黃山谷石刻詩其遊覽則  
五笑凝翠二亭凝翠倚寺左面東崖副憲趙君韞退新之自  
為記羣山皆土崖石獨礪礪壁立泉數百道飛出山谷磯之  
以隄萬籟交作人語亭中絕不聞聲余偕高子阮懷坐久不  
能去因相顧笑曰向苦雨甚然非雨飛泉之勝其能至此極  
乎寺外荒祠別館數十間問之皆先儒講堂也蓋自王文成



官吉州數過青原講學鄒東廡諸公翕然景從吉州九邑各有館縉紳百餘人又總萃於一堂歲會以春秋留三日從遊者甚衆至假榻滿僧舍絃誦洋洋振休谷而西江之學名天下今數十年來講堂茂草微寺僧則人跡旣絕其不爲鹿場虎穴者幾希嗚呼吾道之視釋氏何如哉抑世無作之者將有待而後興與作青原山記

重修煙水亭記

潯陽地界匡廬彭蠡間承平時所在亭榭士大夫多燕游爲歌詠壬辰春余奉使過潯陽求所爲琵琶亭者不可得吏詢它所土人云此間有甘棠湖以唐刺史李渤築堤名湖中高阜舊有亭曰煙水樓曰鏡波爲士大夫咏遊處亂後傾圮十餘年無人跡矣是時余迫於王事積雪餘寒主人無好事者

擇亭館留客遊遂鼓枻去後九年崔君正誼以戶部員外郎來司權居亡何集工度木構亭及樓咸復舊觀費橐金三百是時軍興繹騷賈舶罕至虧權稅萬計或哂之曰爾旣且塵何亭爲崔君曰吾以權爲職稅取諸舟使舳艫銜尾日燕於亭無廢事苟片帆不至雖仰屋持籌減炊露處亡錙銖補也且吾旣早夜會計爲簿書之顛顛安得不間從賓客登臨以節勞而解愠乎於是客至則挈榼往遊江水湖煙盪胸豁目而匡廬之天池石門香爐雙劍諸峰頂背隱躍皆可侑觴燕游盡歡客多賦詩紀其事會方子爾止來自湓浦屬爲之記

希賢書院記

查培繼

古設書院以講學尚矣顧學無常師惟賢是希學固貴得賢者而師事之非必陳臯比操几杖而從之謂也古之賢人學



足以窮理事足以宜民忠孝節義皆體諸身禮樂兵農各適於用羹牆儼恪舍此安從是則百世聞風無異親炙千載庚桑事同立雪吾師乎吾師乎庸有望洋之歎乎昔考亭夫子出知南康軍旣興復白鹿書院條例教規誨誘不倦又以濂溪先生前守是邦河潤及民春風逮士爰祠而祀之於鹿洞是蓋以尚友之心寓尊賢之意也余駐節芝城四歷年所野有哀鴻潢有佩犢水旱曠溢未足消沴而召和雀鼠萑苻未能移風而善俗深懼不稱任使以速官謗乃貧而失業之人又往往不能教其子弟雖與守令諸君設義塾於四郊擇師而教之捐廩而食之亦履滿矣然散而不專且小學耳譽髦則不及焉會余攝臬篆居會城者十換莫葉而三州縉紳士民乃有講堂之舉及夏五返治諸紳士則布席設絳三再請余而落其成余惶然愧謝曰見若書院比比矣昨奉以爲鱣堂今又將爲旅館無益徒貽慨歎也無已則請推義塾之意而廣之爲士子游息之地焉顧余安足齒竊幸有私淑矣自漢以來官於三州者代有傳人得十四先生焉皆大賢也於漢於晉各得一人唐得三人宋得五人明得三人於國朝則得一人分曹而考爲守者時則有若叔庠宋公清臣顏公希文范公龜齡王公濂溪周公考亭朱公及靜涵張公象陸翟公爲令者時則有若靖節陶公懷英狄公敬仲楊公爲郡司馬者有若樂天白公爲監司者有若屺瞻葛公若夫伯安王公則秉鉞專征三州皆其賜履也連類同揆則魯公致身於唐猶靖節之效忠於晉而其斥貪殘勸農桑討擒首惡四境肅然猶宋叔庠之去姦進善驅蝗渡虎王文忠之惠



政及民羣盜屏息也若張靜涵之旌孝弟勸力田亦如之文  
正公之興學教士一以豈弟爲政即楊慈湖之倡率士民闡  
明心學而象陸翟公能講學課士潔已勤民洵可齊驅顏范  
矣葛屺瞻之執法惠商救荒備患同於狄懷英之秉正保祚  
免租縱囚而慨直不阿箴時救敝則白太傅亦足多者至若  
濂溪先生在郡倡興理學民從其化士遵其教紫陽起而修  
明之姚江又以良知之說竝暢宗風遂使孔孟道統薪傳不  
絕之十四先生者位不論崇卑人不論久近總皆名實咸備  
體用兼收學問爲真學問而不涉於虛無事功爲真事功而  
不流於迂濶淵源相接至德堪師載考誌傳知追仰風範者  
三州以內各建有祠以崇祀矣余爲合主奠位於一堂以其  
旁爲負笈肄業之所每當吏散庭閒時與諸生析疑問難而

芳型具在瞻仰如承余亦深幸得附弟子之列詩云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此之謂矣所望生是邦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就將夙夜道合芝蘭千古同堂如親提命是十四先生者固  
其師也官茲土者好爵是縻道腴可味功存赤縣福在蒼生  
求有餘師凜乎降鑒是十四先生者又其師也此余辭講堂  
之請行義塾之實而官與士皆得師以就學焉名以希賢固  
厚願也若謂踵考亭祠祀濂溪之故事而行之余所不敢出  
也至於絃歌答響文教在茲先賢鑒臨俎豆弗替更有望於  
後之君子也夫

芝山書院記

翟鳳翥

書院與學有二乎曰書院所以爲學也書院所以爲學爲學  
又爲書院何歟曰書院所以廣學也廣學胡不於學爲之必



易地易名曰書院何居曰學止郡邑有之書院則山林鄉社之地隨人自起此嶽麓石鼓所自始也或謂學校課試遵時制爲科貢之門書院教養遵古法爲性命經濟之學是又分而二之矣夫學以明倫聖賢道統孰大於是書院講學未嘗廢文亦未嘗不以科貢應制二者不容偏廢余謂郡邑城會庠序焉可也山林鄉社正宜多建書院使天下家絃戶誦而總其成於學校間足爲國家樹人地爾矣若因學而廢書院此文公疏云老佛之宮徧天下學止一郡一邑一置焉不知其說也余於饒建學矣以學齋不足於文廟之陽明倫堂餘地建書院立舍置租以居餼學者亦猶太學之明道堂白鹿洞之文會堂講堂之制名曰芝山書院者以饒舊有此名今即於其學爲之者不欲分而二之也或又謂故宫遺址爲學爲書院可乎饒紳士僉謂余曰禾黍離離鼠兔交交飛螢走磷城墟蔓野僅遺磚石爲葺梵宮者移去矣故淮王猶暴屏下也牧樵牛馬日踐其上何如歸葬安山以其地爲俎豆禮樂之域不芳草重芳乎且王好學下士曾爲菁莪書院韓山青山等皆王莊久爲士人混據重起而新之以祀吾夫子以贍吾諸子弟王之澤世享之矣昔梁蕭王恢舍宮殿爲永福寺寺至今存也至今猶知其爲蕭梁宮殿也爲寺與爲學爲書院孰愈乎余因爲王營葬而學其地遷菁莪碑與芝山書院舊碑并存學門上金二百易王莊爲書院租田亦猶鹿洞志永豐瑞昌之意也書院正堂五間後堂如之兩廊號舍十間儀門三間頭門坊一門田計韓山青山渡二處共七百餘畝歲租七百餘石詳載板冊書院後堂特祀朱文公以郡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四  
賢饒柴諸公配文公嘗數居饒且咫尺新安饒之士蓋觀其教澤者故特祀之於戲近其居去其世如此其甚且未遠也可不知所興起哉

袁州府重建郡治記

李芳春

按舊志重建郡治在宋淳熙戊戌實惟郡守廣漢張公杓任其事公為丞相魏忠獻公仲子江陵連帥先儒南軒先生母弟於是甫期年修學增陴百廢具舉而郡治隨之鼎新云歷宋元至有明因循補苴迄壬午府堂災莅茲土者率草草眎事罔稱臨民規模余以

今上癸卯孟冬來守是邦始至之日慨焉興歎然見閭左凋耗巷無居人而聚垣環疆者脊脊未艾方怛然於衷因謀之寅屬延訪紳士父老周咨疾苦撫循凋瘵興學課士增陴濬濠

次第粗舉尤以郡城空虛多方鼓舞自癸卯迄甲辰中間往來亦閱期年未敢謂政通人和而吾表士民似頗相倚仗時蓋飛鴻漸集百堵可作余躬行勸勞環視四城得新居若干楹煙火相望余顧而樂之乃庀材鳩工為鼎建郡治公堂計自始事之日至今告成無刻不以勞民傷財為慮廩幸同官勳襄吾民子來屬役奔走得竣厥功而其間之經度營表遴匠程材之苦心既恐妨吾民又慮弛吾事念之茫茫百端交集者不知幾一日九迴矣今輪奐一新棟宇翼然紳士父老亦樂余之工成而役竣也羔羊朋酒小大稽首暨同事諸公咸謂不可以無記余敬謝不文特為志其糾工始末同事姓名庶幾竊附於廣漢張公之末以告方來後之蒞斯堂者謹思創始之艱相與噢咻吾民以無負茲役也則余日望之工



始於康熙三年十月成於四年三月計大堂一所二十八楹  
前堂一所十楹經歷司照磨所各堂一所各十八楹時同事  
者為郡丞孫公名席慶前任孫公名有恒司理鄭公名焯屬  
邑宜春知縣董義行分宜知縣朱鼎萍鄉知縣臺瞻斗萬載  
知縣范廷鳳各捐助有差督工巡檢魏映奎頗著勞勩例得  
備書

### 重修李渠記

按郡志袁之有渠起自唐憲宗元和四年刺史李公將順以  
袁多火災且居民負江汲漑維艱乃堰南山水鑿渠通流抵  
郡幾十里漑田至二萬決而入城繚繞閭巷深廣可容小舟  
迄東城隅北折今秀江邦人利之名曰李渠其始為禦災而  
惠且無算故袁民至今尸祝焉宋至道三年距元和百八十

九載矣渠壅盡州頻火太守王公懿大治故道而新之災頓  
息自至道至天禧三年為時二十有三載袁公延慶通判是  
州濬之歷徽宗宣和六年又百有六載通判孫公琪因民災  
力贊太守林公徽之復濬之後五十四載為淳熙四年太守  
張公杓濬之又七年太守曹公訓再濬之迄宋理宗寶慶二  
年丁亥太守曹公叔遠實來亞先和約四百載矣渠歷久塞  
益甚民用告病公亟議修復閱一月而渠城諸災不作袁人  
稱慶刻李渠志凡地形水勢高庠廣狹險易竝與江遠近迤  
邐曲折纖微畢具其治渠如某處用疏某處用鑿某處用堵  
築某為斗若干以貯水某為橋以便往來某為減水溝若干  
處接水溝若干處與夫坊市地名役夫條目及銓次渠長陂  
戶甲戶等悉有深謀遠慮蓋自元和至寶慶四百年間浚渠



名氏僅得五人此爲修復第一大功載在郡乘班班可考也  
由宋歷元至明洪武初又百十餘載太守劉公伯起濬之弘  
治十三年太守朱公華濬之正德癸酉徐公璉大濬之刻有  
浚渠亭記萬曆三年鄭公惇典濬之又四十七年黃公鳴喬  
濬之自明之季至

國朝有待焉上溯宋寶慶丁亥曹公治渠到今又逾四百載  
而屈指修有實蹟者亦僅得五人嗚呼何前後時與人之相  
侔一至此也余自莅袁來諮訪紳士父老討論掌故無日不  
有一李渠在意中然未敢率意輕舉曾因郡治多故查復唐  
袁天罡所開五井大加浚治民不苦汲地方稱便會重修郡  
乘至宋曹公修復渠志一帙披閱久之恍然指掌先委照磨  
吳省慶巡檢魏映奎前往察閱具覆訖乃於康熙己酉仲冬

朔大會文武僚屬暨鄉先生父老士民及其地之所稱渠長  
陂戶猶有存者親行按驗不憚跋涉水草中詳討寶慶原志  
而講求之見其水勢日趨而東蓋緣春夏之交山漲暴發堰  
旣廢壞水隨所潰而去決民田居散溢阡陌間漸與江會旣  
橫不可制而渠源以積壅反塞所經故道或淤爲洲或高爲  
阜即其存者茫茫平砂中僅若一綫殆不可識其所潰之水  
亦或亂流莫定竝壞民田余語諸公曰此渠廢之由也不治  
其本渠未可復乃議大修故堰循其舊址而加增廓焉其法  
夾堰內外俱植松爲椿每於其底選松之最大者截爲枕木  
伏壓其旁作椿外護然後兩面依椿壘石覆土加砂積薪層  
次修築務俾牢實其東西偏各廣至數尋而高與濶眎故堰  
倍之又於其上設牽木隨椿首筍接安放施以維繫不使稍



有所搖動蓋自始事以來遴匠選材鳩工給值雖委有專官而予必躬必親間日單騎按視閱一月而渠成始自陂頭至西城下計十里按古渠力行疏鑿必復其舊由西城渠口入城至報恩寺東轉而北會於秀江凡幾十折雖坊巷異名盡改其故猶可得之想像髣髴間皆務徹底開浚而後乃今水循故道清流汨汨如縈如繞郊外之原隰坵畦郭內之井塘池圃居民飲食滌濯無弗取給焉屬比歲夏初雨稍愆期賴此渠水自我西郊田用優渥邦人聚觀莫不踴躍相慶即余亦自賀素志之獲遂也惟是樂成雖易慮始實難歲月漸遠典制就湮使非考驗有據規畫粗定其能長如今日乎爰謀之紳士父老銓次善後每月以一耆民六堰長專理其事週而復始凡以時加減堰口竝偶有殘缺壅淤即時修補疏濬

毋俾蔓延大有損失則此渠之利賴可以傳之世世不朽矣總計用過松椿若干枕木牽木各若干及總管分管之耆民與正充朋充之堰長其數目姓名悉另有冊存南昌太史鄒公作記以誦予愧未敢當謹撫其實以告來者竊附於曹公李渠志之後云爾

西山寺記

西山寺記

西山在弋之西北山勢龍從亘十數里土與石間之林壑初無大異其名也以產茶寺居山之麓僧亦以種茶為業住持老衲驚湖人也臘甚高好談前朝事客至無他供惟以茶啜茶次輒為客述明時弋之茶害也正德中寧藩勢張甚每歲春輒遣官校督茶芽凌轢官吏民苦之已卯逆藩敗弋患始去邑人汪少宰有庚辰春日飲茶詩意蓋指此而今辛矣無



他慮矣因爲誦汪公詩客皆色然喜欣然笑也更啜次僧復  
爲客述明末鉛之茶害也信七邑皆產茶初無絕佳者故不  
以供上用獨鉛邑有茶戶有茶課課額歲八觔耳不爲民厲  
何時例忽起每歲清明課茶時除正供外自監司以下逮丞  
尉皆有餽名曰薦新實則本處所產不能應皆市之他郡以  
充之民歲費金以數十計已苦之矣何時例又變每歲課茶  
時除正供仍本色外其他餽贈悉以銀代之於是民歲費金  
以百數十計茶戶或稱貸償或且鬻妻子償甚有自經溝瀆  
間者已而相率逃去則科之合邑之糧里費益不貲害益深  
矣邑人盛處士有汭川採茶歌意蓋指此而今不知何如也  
因朗誦盛子歌歌未終客皆慘然不樂太息起輟飲而別

鍾靈講院記

李光地

文明之運始於國家又視乎推行者之至不至苟其設誠而  
推行之雖微上之振起士君子固不忍愚其民也況在蒸蒸  
作人之世乎文翁之於蜀退之之於潮當時兵革猶未盡偃  
而巴巒之西嶺徼之外僻深荒遠素未耀乎光明二公者皆  
以太守爲吏民師能使人士奮興俗化移易前史稱賢焉今  
天子撥禍亂致太平永爲有道之長求端於學校教化崇道尊

儒統一經術可謂恩明意美矣而守土者或推行之未至或  
以文具推行而設誠之未篤無論僻深荒遠文教闕焉雖以  
聖哲居游之區時世之未遠風流之未墜罕能尋搜章表以  
爲邦人勸者豈賈生所謂移風易俗非俗吏所能爲者耶西  
江故人文地在宋廬陵臨川南豐諸子爲文章宗師濂溪明  
道伊川於此相授受焉南渡後有陸氏兄弟以學行與朱子



道義相切而朱子趨朝來往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講鷺湖之會道脈攸繫迹在此邦文獻不彰緒風亦歇有志之士仰止高山亦何從而遊憩焉太守周君嵩山慨然遠覽既訪玉山鷺湖遺址檄其屬邑興修百年茂草屹爾宮牆而又即府治佳處創為鍾靈書院臨溪環山在闡都而有泉林之趣招致士之秀者近百人講肄其中又以爲文翁在蜀相如爲之師退之在潮趙德司其教不遠千里求宿學者督率身則以時省視而作興之先時郡士科名寥落自書院立明年即有首舉於鄉者後遂連年相踵起故曰山川之秀有開之者也人文之盛有倡之者也人地之鍾靈無絕期開而倡之則或百年而不相值嗚呼此余所爲於君有感也雖然科名其小者爾生聖人之世被聖人之澤當勉爲德業之彥共定太平之基此去廬山之下有白鹿洞焉朱子之規陸子之講班班猶在也取與玉山講義玩思而服行之使賢太守之迹他日於蜀潮而有光是則師生之賢亦邂逅執筆者所惓惓云

重建袁州府儒學記

袁繼梓

聞之天下治亂由人心邪正人心邪正由學校廢興則學校之設不綦重哉易之臨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學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士與民教與養一致也袁庠始唐天寶五年太守房公瑄立學宮建文宣王廟於城北門外至肅宗乾元元年刺史鄭公審移城內郡治西南唐保大十年刺史李徵古又移於郡治西南宋真宗景德三年詔諸郡於廟中起講堂聚學徒選儒雅可爲人師者教焉仁宗皇祐五年知州事祖公無擇以舊址陜隘乃改營於州治東二百

天



步今學是也學成盱江李泰伯爲記神宗熙豐間館閣第天下學記以袁州學記爲首故文獨傳孝宗淳熙五年知州事張公杓又新之更講堂爲明倫堂明弘治壬子郡守王公俊以舊學在廟後隘弗稱乃大規度之爲左廟右學此建置沿革之大較也郡侯李公以康熙癸卯冬奉簡書視袁下車之日睹袁之城池學校堂皇麗譙百廢未修不勝悵然曰郡守之職不綦重哉覩其荒缺而莫之補救乎爰是加意維新與民更始一年而郡治及鼓樓新而敷政有其地二年而文廟修昌黎書院復而立教有其基凡棟宇之必嚴丹堊之務飭周垣屹繚門戟闔闔堂廡深沍講肄軒敞實實枚枚俾諸士之趨踰考業於中者咸覩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猗歟都哉洵可大而可久矣余父子兄弟俱軼發自庠者昔荷先聖之式憑今睹我公之嘉賴可無勉應以志永思乎

葉氏四節堂記

葉應震

明崇禎戊己間余從家大夫讀書葛溪每春和景明憩於喬山之堂堂爲葉君家塾背圭峰若主拱靈山若賓林木參差溪流映帶意非有文章英絕者必節俠之士挺出其間已余留滯他鄉不到喬山三十年風氣之推遷人事之變換不知視昔如何竊計山靈當無恙正思民物一新當重到圭峰共語隔世事無何而竊名犯順者蜂起君行保甲法爲一方禦侮比土賊環起策力莫支遂爲賊所執不屈死妻馮氏亦隨之君無子撫兄遺孤爲之子有妾二人一爲君死一鞠孤子於顛沛流離之際皆以節稱君從子鼎不忍其湮沒於時也顧喬山而嘆曰吾伯父生平精神萃於斯魂魄猶應登此即



其地而葬之遂即其堂為祠而祀之其意良美而屬予為記  
其事予曰苦節不可貞貞凶悔亡而愈于不節之嗟出凡之  
道也剛柔分而得中安節之亨妻若妾之道也弋為謝文節  
故鄉妻死夫子女死父芳名至今豔之君亦其人耶而以四  
節著何多奇也抑鼎孝思之所寄焉耳嗚呼變亂以來虔劉  
所至貞夫烈婦死於深山窮谷者何可勝紀而湮沒比比有  
心者登喬山之堂寧不為之感慨而增悲乎

鵝湖峰頂院記

朱在鎬

峰頂者鵝湖峰之頂也唐大義禪師卓錫此山故名由鉛城  
至則涉大溪而南由信州以來則經鵝湖之足朱陸二先生  
講堂並山而上各以里計者五層巒複嶂迴合出沒山行既  
窮索所為寺無有也乃稍向下又盤紆折旋之始得一大池

方廣數十丈承山之跗旁俱茂竹森松陰淡不見日水澎湃  
赴澗循池行面池而翼然者為寺寺前羅漢松一株大義手  
栽已枯百年而復盛色若古鐵真神物也僧衆肅余而入威  
儀齊整器鉢無聲至方丈則慧林大師具脫粟啜茗以待師  
蓋余舊識相勞苦問無恙時方盛夏羣木森天四山飛雨自  
空而下翕忽滂勃時聞異香蟬曳涼吹既靜以遠晚宿棲客  
之廬則聞牀足水漑漑然有聲既起從寺僧訪龍井大義泉  
泉以闕又以機鉤致之灑淅布濩交涼肅陰齋寢庖湍無非  
水者寺盡峰之平地而止抱池枕山諸峰屏立環拱從下視  
之所見惟山從山視之又見竹木翳蒼而不見寺其結脈之  
緊藏鋒之秀雖千百億年吾知其燈燈相續無窮期也峰頂  
故有志寺之起立峰名之同異建塔之歲時與昔人之單詞



斷句標記此山者則已畧具故不書

江西都察院行臺題名記

宋 榮

司馬溫公作諫院題名記有曰某也忠某也佞某也直某也詐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數之可不畏哉是知題名者所以誌景行垂鑒戒非徒侈名氏于豐碑也巡撫都御史于明宣德間始有專官江西行臺題名凡有二自賈公諒以下六十人爲一石則有見素林公爲之記益以夏公良心十七人爲一石則夏公自爲之記而

本朝諸賢闕焉未備也余稽之誌載詳其爵里自李公翔鳳至不佞榮止凡十五人勒之貞珉列於聽事之左歷觀前載自建官之始終明之世合八十餘人其間如韓襄毅林貞肅孫忠烈王文成諸公或臨難不苟或戡平大亂皆忠貞果毅

事業彪炳至今猶在人耳目餘則或存或亡有知有不知者矣我

國家應運龍興

今天子繼體立極凡大臣秉鉞而來者靡不推誠置腹假以便

宜其一時治狀父老類能道之茲可無述余之前即今大司農福山王公莅事甫旬有四日隨遷閩浙總制而去然其風裁峻整弘綱畢舉余一循其成法而酌以時宜略加損益夙夜兢兢三載於茲矣夫觀在事之歲時考政事之得失則其人之賢不肖可坐而得矣且三復司馬公之言尤畏夫後人指名而數之也敢不勉哉

忠節名賢祠記

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祀何以大也大其德大其功夫其



節也德修一身功建一時節立一日而大其享於千秋何也  
曰引而被之者長也其引而被之者奈何曰人參於天地而  
成位其中賢人君子者天地之正氣所結也天地不敝而天  
地正氣之所結亦不散又況產於其鄉宦於其地生有功德  
於斯人而歿無所式憑以奉一豆一登之饗豈所以云報乎  
且天下無待而能自興者幾人哉觀而感感而奮頑懦之振  
於聞風較同時之耳提倍深矣是故先王之法有大德有大  
功有大節者得以血食於無窮斯賢人君子所由久於其道  
而天下化成也後世不知此義率以禍福之私而惑於二氏  
諂於非鬼淫邪不經此創造徧於都邑醮壇男女非禮之報  
祈有司或且臨之而至先賢之祠兩圮風墮則過而弗問焉  
毋亦不知其所係之大乎余撫江右將暮月紀綱麤定百弊  
漸除民俗蒸蒸有治象焉簿領之暇謁澹臺祠拜徐孺子墓  
而復其清風之堂按志訪所謂大忠大節諸祠皆已蕩於燹  
燐有求其殘礫敗址而不得者嗚呼賢人君子之靈爽何所  
託而國之化其何所助以施乎欲一一踵其舊而復之力弗  
能給不得已合諸祠而祀之以世代之遠近為敘兼採輿論  
取志中姓名最著者次入焉蓋以諸君子之德之功之節或  
不同而為天地之正氣所結則一結則聚聚則親親則秋嘗  
春禘於一堂或亦諸君子之所欣然也夫德誰不克修功誰  
不克建節誰不克立惟藐一身於土芥暴棄而不知所嚮往  
焉斯無如何耳誠觀於諸君子之所為而萬古不泯則居有  
所養用有所行變不易守常不辱生七尺之軀亦儼然與天  
地同久大也此邦之人心風俗安必不由此以振而復已往



名德事功氣節之盛乎惟願後之君子永成余志勿復如宿昔之廢而不舉焉是所望也已

### 帶湖記

劉命清

帶湖自麻霞石闌入小口歷鄧州抵花園而北遂折而東注經綠青寺橋其水清淺皆挾川沙以行復逶迤而東北過石頭山山與湖稍距然今石壁之下篙師絳板支柱之痕深入石裏昔為川舟通濟之區今淤為湖者久矣據舊志帶湖名戴因唐時曹王臯表授戴叔倫刺郡遂築冷泉陂以均水利凡數十處今志云即千金陂殆非也此湖延袤五六十里處處築堤而後灌溉之利不洩故後人志其功德因名戴湖猶之蕭寺蘇堤皆不忘其所始耳今石頭山北吞納離峰琬山諸泉汪洋澎湃遂為溪潢之最勝焉循東山而下并曲而西

則受靈谷瀑布之流蓋散為大橋湖為萍湖為浩湖為螺湖為古井湖為蓼湖其深者為龍潭由潭以西地益卑水懼其洩而不留也乃障巨堤護柳陰灌溉千頃舟航遂隔焉滌洄數里憑高遠矚盤旋若帶遂易今名云湖上多綠樟文梓長松古櫟岸竹溪花因時布妍鵲鷗鷺鴛鴦之鳥翔其渚者可羅而致蘋菱菡萏雞頭鳧茨之秀參差互映舉網擊鮮則有狂鱗奔駭奮沫鼓浪之奇夜靜風疎則社鼓剝鐘隱若發於水上鏗鉉可悅余宗世倚湖上環居虎溪歲輸此湖魚稅三石有奇四方遊履至者或風晨和煦撥棹嬉遊或月露淒流扣舷蕩漾莫不飲酒賦詩期以暢遂夫幽情予亦簡棄塵事與族之逸老詠歌泉澗因遵古月會之飲相與買舟泛湖儼然有次窮石濯洧盤之志焉復懼其久而弛也乃相約以







善教之得民教又濟政之所不及者也宛陵施公分守湖西者七年公蓋以理學世其家上自濂洛以逮姚江盱江之說童而習之其官湖西蓋以學而政非以政學者也撫三郡之衆力之所及者殫於事力之所不及者痍於心爬梳薈櫛於簿領之間不以爲勞旣董勸賢長吏敦廉樹德又日進其士大夫與其秀良噢咻而教誨之袁吉之間爲講堂者數處而吾吉青原鷺渚之會嘗千百人又別新景賢書院以益之臨江公駐節地講席無專所士大夫亟相厥居而公不可今年秋公以奉裁將去臨之人如奪其慈母而失其導師相與咨嗟流涕乃建鹿江書院以永公教澤數日遂落成郡邑之勤敏士民之趨事不於公節鎮之日而於公去臨之時夫豈有私意哉大賢不惜其位之去而悼其道之不行不願其民之

德我而願其民之自爲德使夫堂成而登其堂鼓鐘鞀鐸之音日在於耳油然而禮義興鏘然而絃誦作以是報公不猶愈於俎豆公邪方有輯王之典星言夙駕而長吏士大夫皆固留莅書院講會竟日不忍別亦可以見教澤之入人深也公名閔章字尚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已丑進士

樹滋堂

御書匾額恭記

欽惟我

皇上聖學高深卓越萬古宸章寶翰尤歷代帝王所不能及至鍾王虞褚輩僅堪承蓋扶輪皇哉唐哉天地昭而星辰列也臣振裕屢被恩施扁額橫幅挂幅三叨寵賚榮感已極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允閣部諸臣之請爲書堂額臣先人原兵部



左侍郎元鼎嘗顏樹滋堂三字於里居私第臣錄奏陳乞於初六日命近侍捧出賜臣瞻仰之際伏觀天章雲漢光燭九霄蛟龍爰纏鸞鳳軒翥鈎環珥抱嶽鎮山安拜渥自天感恩無地謹裝潢真蹟祕藏篋衍雕鏤填本煥耀棧題別令善手鈎臨刻諸琬碑傳之永久臣於是舉而歎我

皇上之盛德至矣極矣救命惟幾日是勤政而宮庭稍暇必先翰墨見依仁游藝之學焉太陽朗照體高穆清而仰承末光輒霑慶靄示章天作人之化焉情慙於晝接

恩隆於下逮報無涓埃錫逾山岳如春風湛露及物而不自知似家人父子一體而無隔膜煌煌美善具茲鬱鬱三夫字中矣猗歟盛哉抑臣因是而自警也古人云樹德莫如滋堯人既取以名堂今者又拜賜奎藻奉為謨訓則夫事主之恪共

居官之廉慎以勤莅事以寬敷教體

聖慈而惠百姓貽清節以安子孫用以稍復其生初之固有者敢不勉自砥礪植其根而培其本濡以澤而沃以膏哉臣奕世之至榮夙夜彌滋惕矣

重建太常黃公表忠祠記

周開緒

明太常卿黃公膺儲君師保之重承太祖顧命之隆節烈芳聲忠貞懿行既已昭明國史彪炳寰宇而世系源流慘罹顛沛又見於劉侍御誌墓碑銘矣爰考明成祖於漢王謀逆之後追想公言旋已悔悟然僅得稍弛其禁至隆慶時始邀詔復官秩表忠崇祀是蓋精神之不能久鬱而食報明禋允昭論定也因公後裔守墓崑山隨已立祠墓所其分宜專祠則為督學邵公所建時有四明周君諱應治者來令於茲會公



六世孫雲告請復籍賚牒回里周君爲之查復其祖塋基產  
又以修理縣堂之支剩公銀五十兩爲置祭田三十五畝零  
并地三畝五分令雲主守管業以綿祭掃不意雲竟乏嗣祠  
墓無主歷今百數十年棟宇傾圮頽垣斷砌徒存俎豆虛名  
衰草寒煙幾失邱壠舊跡良可慨焉予始至瞻拜公祠相顧  
淒然因思公凜凜忠節扶植綱常爲人倫儀表豈可使祠宇  
蕪穢以褻祀典是亦有司之事何敢以職微祿薄物力維艱  
爲諉用是勉捐庀材以爲首倡益以勸諭設法而構成之雖  
限於基地舊貫不加而廟貌聿新威儀有赫庶上足以仰副  
邵公創建遺意至黃公所葬祖墳山併基地田畝率皆散處  
各鄉越雲回籍復業以迄今茲年遠世隔強半爲隣近所侵  
甚至有毀滅舊碑冒爲祖塚而續葬其下者竊念先賢祖墓  
允宜防護安可以無主之故任其侵削恐日久湮沒難稽謹  
就萬曆十四年周君勒志各地名逐爲清理但誌載簡畧稽  
勘茫然幸賴老成好義留心舊跡者從余跋涉歷爲指點始  
克有所依據免致混淆仍有志所未載而爲里民舉報者並  
得清出茲予告請歸養未克竟事深望於來者之有心焉

重築松沙港石堤記

高夢說

余領信州之三年弋陽令陶君耀以書請於余曰弋邑古餘  
干地勝國時戶口殷庶科第後先相望乃今敝陋日甚訊之  
耆舊僉謂弋有松沙港者形家所云胎元水也舊築石堤捍  
之使其水環縣今堤壞水走而西則氣洩矣誠欲爲弋復舊  
觀則修堤之役不可緩耀採其議將謀興築焉余即報之曰  
修築誠善政但興大役則胥徒且因緣爲奸利幸謹察之陶



君固雅習吏事聞子言益自綜覈先率屬捐貲凡工力財用皆臆度口畫擇里民中耆碩有德者掌之無所旁貸一以鑿鼓集事而士民之輸力與財者皆鱗集麀至忘其勞且費焉工始庚戌四月迨辛亥正月而堤成長二百餘丈高六尺廣四丈用石二萬塊松木五百株用力一萬餘工用錢一千餘緡陶君又以書來告成且索余記噫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令之治邑猶主人之治家治一家者凡家之內若門若堂若寢有頽壞弗治者必以時修葺焉否則家政替矣治一邑者凡一邑之署舍城郭與夫道路堤堰之屬有頽壞弗治者又孰非令之所宜修葺顧今之爲令者往往傳舍其官苟圖便安惟冀旦夕遷去斯已耳或銳意興作用民財如泥沙役民力如馬牛小不中程鞭笞及之工未成而怨已集矣陶

君之令弋也久能信其民而又敏於爲政凡學宮城垣衙署之侈剝者旣已相其所急而先圖之矣至是復築堤以爲弋民百世計畚杵雲集錢米波屬大功旣成丞丞徒欣欣可不謂吏之勤且良者哉至其盛稱形家言不過謂民可樂成難與慮始姑借是爲鼓舞之端耳若以爲誠然是爲吏者不必修教養之方爲士若民者不必講積學力田之業而惟恃此湯湯之水蘄蘄之石可以規富庶而有餘豈非惑之大者乎子故敘是役之終始而更白陶君之指以告後之宰是邦者

重建大義橋記

曹鼎望

昔尼父稱鄭公孫僑爲古之遺愛而子輿氏斷其濟人溱洧惠而不知爲政然則成杠成梁固平政之大事良司牧不容恣然置之者也信州當閩越之衝屬邑鉛山在郡之南偏與



閩地相錯如繡山高而峻水清而駛其關曰分水溪曰紫溪懸泉飛瀑奔騰湍瀉遶郡郭而北以入於江以故波濤猛惡每春漲秋霖野船橫渡陽侯肆虐行人之飽魚腹者往往見告非有橋以通利涉其厲民也特甚稽之縣志縣北百五十步有大義橋其舊有名之曰通津者有名之曰思政者若夫大義之名則自貞元初禮部侍郎劉太真守郡時橋適當傾將謀更築而水勢洶湧立石維艱有僧大義者以戒律稱擲鉢而成墩工乃克竣後遂名以大義崇佛道也自唐而宋而明屢修屢壞

國朝順治十四年知縣王應泰捐貲首倡暨士民之輸將商旅之協助幾三千金而橋始復其舊蓋迄今二十四年矣康熙甲寅年間又燬於寇余於戊午夏來守信州羣盜如毛七

城孤寄朝夕惟女牆蔀屋厯念白鶴蒼龍未易賦也已未仲春錦州潘君子璧捧檄為鉛山令與余籌策破賊自夏徂秋招其黨從僂其元兇而六年之寇患一旦廓清庶幾得為政之本乎顧以政尚養民而養民之政莫急於通商鉛山固昔年萬家之邑也江浙之土物由此以入閩海濱之天產由此以達越推輓之用負擔之舉裹糧之侶日夜行不休所以集四方納貨賄者大抵佐耕桑之半焉今乃鄉井邱墟戶口零落以至此極設非郡守邑令相其急而調劑之何以起瘡痍而振乏絕耶是此橋之重建也為通商也為養民也蓋可緩乎哉獨余棘人樂樂行將素衣歸里慚無善政以留此邦則拯溺之恩利濟之懷不能不於潘令有厚期矣

重修大有閘記

郭曰燧



善爲治者必使野有恒豐之田而後國有恒足之賦故禹之任土作貢也先之治水其決九川距四海以除其害之大者賈乎不可及矣若濬畎澮距川則去害而兼收其利後之言水泉之畜洩者師之輓近世知急田賦而不知水之爲利害非誠不知也課吏者惟治賦之羸絀爲殿最先王坊庸之政謂宜民間自爲謀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謂之不急是以莫肯盡心惜哉其不講於足賦之道也余近鄉大有圩外臨章貢之交漲內受陵阜之下流匯澤爲湖週遭延袤爲田若干畝備潦嘗什之七旱什之三潦則使水毋衍溢而爭地旱則使水得引注以溉田惟開之開閉是恃此大有之號爲沃野無凶年按仆碑載自弘治十二年郡守祝公創建厥後屢圯屢修鄉先輩文字可考者萬曆十五年則萬公恭康熙五年則

李公明睿也康熙十三年又圯時滇閩變起而湖寇在門庭大師繹絡供億亟於上輸將困於下勢固不遑及此幸亂少定而兵燹之餘歲數不登顧安所得匠石之費年復一年澤不陂障密歲圩民合詞請之郡守諸公保宥邑令王公養濂則恨疾苦上聞之晚也旣得報即各捐俸爲倡選幹員董之本圩相勸計畝出資圩長領其事又得行僧六穎六素爲之廣募時多好義樂施者工訖有成嗚呼世嘗以愚民難與慮始至若仰事俯畜之產無歲奚資況乃王稅之不供身榜繫妻孥爲鬻可謂急矣然而十姓百族之子非登高而招雖家到戶說如築室於道謀求其一心齊力也難昔人又謂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故鄭國之役謂足疲秦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煩苦由是言之則長吏以民事爲已任尤難得也今



觀我郡邑之長不以簿書之所不責而鯁鯁然惟恐不及宜下之懽忻鼓舞所爲而成由是此一方者田賦之源以裕所謂有恒豐之田斯有恒足之賦無復有逋負以累長上者矣孰謂簿書之所不責者無益於殿最哉募僧來屬余作文以記之夫余之言語氣力不足動人曷克追蹤萬李兩公而不能已於言者君子之舉事也必計久遠始事者莫不欲其長存而其後或至於怠廢自昔賢智爲民捍患興利者遺迹往往而在使後人皆如前人之心則民之受其賜者誠未有艾雖謂之萬世之利可也是不可無記以告來者

興國縣學初建明倫堂記

楊顯

學以明倫爲本所以納民於善而遠於邪非僅講章句課文字已也漢唯京師有太學宋慶曆間廟祀孔子如唐乃詔郡縣各立學而士不滿二百者不與焉是以有無學之縣興國固小邑宋始建學於南門外其後遷徙不一紹興中再遷而建於北隅卽今址也明嘉靖壬子遷於治平觀十年而復天啓癸亥遷於大乘寺十有七年而復然唯先師廟落成順治戊子罹於兵燹康熙甲寅罹於寇廟貌僅有存者辛酉壬戌前令黃君惟桂乃建先師廟兩廡戟門暨啓聖祠規模畧備獨明倫堂尚缺有待吳江張君尚瑗以翰林出宰斯邑始至謁先師廟見諸生無講肄之地慨然倡鼎新之議適歲荒未果迨暮月政洽民和乃於廟右隙地荆榛瓦礫之場建明倫堂計工論費邑諸紳士皆蒸蒸樂輸君捐俸強半設冊以稽數選匠以任工工值視民間稍厚以鼓舞其用力召諸生之有行誼與吏之能者董其役朝夕親往督之堂東西各兩楹



堂之後為尊經閣前為儀門各五楹始於康熙乙酉九月成於丙戌三月帥縣之耆老子弟共登斯堂每朔望親講

聖諭誦訓飭士子文敦勵品行又以二程及諸子遺書性理大

全上溯漢唐宋儒經學注疏村塾俗師茫然未曉者大聲而提命之定為規制月必有課閱文定其甲乙君甲申履任值科試童子就縣試者不滿三百人今丙戌余奉命督學檄至興國是秋之試於縣者四百人矣夫學以明倫為本君之設教也講章句課文字民之應也如響是將由文學以進求夫致知力行之實乎嗚呼教亦多術矣君之才為不可及也興國之為縣七百餘年其學屢遷其有明倫堂也實自今始夫興雖小邑昔程太中過化之地二程趨庭定省於茲得周元公不傳之祕為道學淵源所自始張君之為令也以化民為先以造士為急急其所先務而以道學昌明為已任以追太中之遺迹則茲堂也其用意詎可量哉往者張君在翰苑學問文章為一時領袖其出而為令也余與同官多惜之今觀其所為若此是且以昔之所不及為者將始於一邑而推之天下而大行焉乃知向之惜之者所見之小而不足以知張君也遂援筆而為之記

烈婦田氏記

申毓來

烈婦田氏者閭巷中貧女里民蕭榮先之妻也守貧力穡俯仰不給無怨詈聲生子一女一甫離襁褓無何榮先中道而歿田氏環顧二稚牽衣而泣不忍遽死者欲撫此孤幼以延蕭氏之一綫耳奈歲不登勢難存活就食於夫之同母弟而叔欲強奪嫂志毅然不從又以姑命臨之迫使去而甘心焉



氏仰天泣曰我若改節是負夫也若守志是違姑也且更難自給死於餓與死於義孰輕孰重曷若先死以報吾夫於泉下乎康熙戊子三月二十一日夜將半乃拜辭夫靈潛攜弱子稚女赴河濱以偕殉焉郡侯陳公奕禧將爲立碑建亭會公歿不果嗟乎氏死之日方二十五齡耳以里巷貧女素未知經史而舍生取義若此雖鬚眉丈夫猶或難之有云從亡之婦例不賜旌以其輕於戕生也然推氏當日守節之志甚堅向使其姑與叔稍識大義不驅而奪之俾全其誓死靡他之志得撫藐孤以終天年則孀母之節完而蕭氏之宗祧不斬矣此其情可憫矣夫志又可共白也余忝莅茲土方欲振勵風化而忍令其湮沒不彰乎因撮其烈蹟付之貞珉建亭於墓用以垂後焉嗚呼若田氏者亦庶幾不死矣

重修秀峯寺大殿并置

白潢

御書樓香火田記

山岳之秀靈鍾自天地而封表之權必有待於亶聰作則之元后在易山上於火其象爲賁夫以敦艮植其體離明發其光故彖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用賁之道煥乎大哉我

皇上聖神天縱加以重道崇儒歲丁卯頒賜朱子學達性天扁額懸諸白鹿洞書院廬山真面目固已蔚然改觀矣癸未春六飛南巡所過名山大川琳宮梵刹靡不沾灑翰墨慰其望幸之誠匡廬僻處江右五百僧房未得媿於高旻靈隱乃王心在宥雖遠弗遺

特命撫

臣

躬齋



御書心經一卷於開先古刹供奉此御書樓所由建也丁亥二月閱視河工寺僧超淵迎鑾淮上從至雲間復蒙

敕賜御書秀峯寺額夫匡廬疊嶂九層崇岡萬仞奇峰甲乎東南唐開元中縱加使者封號而祀典不經岳神有靈未必甘與祝融為役蜿蜒磅礴之氣積之又久得荷

聖天子表厥幽潛龍章載錫從茲五老雙劍香爐石鏡諸峰爭奇競秀耀日月而迓休祥出雲雨而化災眚匪直為開先一寺之光榮已也潢濫膺簡命撫綏是邦戊戌之秋仰承

聖主惠商德意開濬武曲港為泊舟之所往視工役取道廬山入寺瞻拜御書流觀殿宇由丁亥迄今未加修葺寶額高懸大懼風雨剝蝕失臣子敬共之誼爰偕司道捐俸鳩工儲材運甃腐者新之漫漶者丹之聖之經始於孟冬上旬越己亥季春告竣恭遇

萬壽誕辰即於寺中啓建祝釐醮壇齋宿之夜伏念宸翰所貯榮光燭霄自當天龍擁護億萬年欽承無斁而山寺荒寒必有田以贍香火庶乎緇侶雲集六時汛埽宣讚可為福國佑民之一助以語學使王公永齋所見亦同因各捐俸買田如千畝俾住持僧世守之言雖無文謹誌其事且勒諸石使四方賢士大夫遊屐所經瞻賜額而仰御書之樓金碧輝煌美輪美奐知我

朝人文化成之盛不特儒林再闢兼令佛地重光夫豈偶然之數哉粵考開先寺址本南唐中主景讀書之臺以彼業就偏安乃自詡其得土之有祥比於聖人之清明在躬亦云妄矣其蹟旋興旋廢迨善暹行瑛主席以來高僧輩出佛法雖



弘國恩未沐雲漢天章自今伊始蓋心來高齡輩出物去  
稔知超淵爲天童法嗣定慧具足故所以寵渥之者若此誠  
哉千載一時極盛之遭逢也而豈東林神運之殿黃龍華藏  
之函所得合美擅勝者歟

白公堤記

朱軾

樹德於民而藉言以傳非德之至者也德之至者不傳以言  
而言以傳此吾於白公堤樂得而有言也堤曰白公者何中  
丞白公捐資築堤民德之遂以名焉中丞爲國撫民爲民興利宜也民之德之以食福於是堤者衆而向  
之困於無堤者甚且久也堤屬臨之清江十六七八九四都  
而南昌之豐城瑞州之高安接壤焉袁贛兩河之水交會於  
是沿河百餘里土田汙下以堤爲命歲辛巳堤決水大至漂

以田廬無算厥後旋築旋圯迄無寧歲居民莫敢托足膏腴  
數萬頃草惟宅之而按畝徵賦格於常制無能寬假上下交  
困十有八年於茲矣我白公甫下車諮訪利弊以次興除尤  
惓惓農田水利凡溪港支派濬蓄堤防宜濬宜疏宜閘宜築  
飭所在有司查察於是吾三邑人士以斯堤請公單車親臨  
閱視慨然嘆曰民病若此不識莅此土者何以爲心乃量度  
料物工徒捐俸數千金檄臨江太守汪君南安司馬毛君董  
其事兩君體公意櫛風沐雨經畫盡瘁始事於康熙戊戌孟  
冬迄己亥季夏凡五閱月而工竣於是嚮之彌望汪洋者原  
隰井然矣嚮之哀鴻嗷嗷者其究安宅矣嚮之蕪穢不治者  
黍與與而稷翼翼矣三邑之人德公無已田而食曰此我公  
賜之食也蠶而衣曰此我公賜之衣也屋而居曰此我公賜



之居也閭井洽比父老子弟歲時斗酒相勞則曰吾儕之保聚而安全者公之惠也而實無非此堤之功則又指其堤曰此非前此之堤而我公之堤也此白公堤所由名乎猶未已也且將勒碑以紀之馳書走二千里乞余爲言余以桑梓受庇所以德公豈有異情矧茲不朽盛事微鄉人請能已於言乎且夫工築之役固非易事守土者每畏而委之曰非吾咎也否則曰非予一人任不然則曰爲之無資奈何嗟乎國計民生之不可問盡此三言中矣今公切飢溺由己之思捐清俸以衛民務爲久計無遺後患盡反乎三者之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抑余聞是堤屢修屢潰每風狂雨驟若有怪物昂起頃刻木石俱沈公自爲文祭禱而後興工工成歲餘風雨不爲堤患是又至誠之所感乎非偶然也余吏於浙憫浙民之久罹海患築塘爲捍經畫累年卒未有效以是爲歎公之才德爲不可及遂忘其固陋而不禁有味乎其言之也自今以往常有公之堤則亦常有公之德常有公之德則亦常有公之言余言何足傳其亦藉公之德以傳也公諱潢號近薇奉天籍歲丁酉以中丞節巡撫江右汪君名清字澄庵奉天人毛君名士儀字抑齋浙江遂安人備書之者重公之知人善任而兩君能不負所使也是爲記

兩公亭記

王思訓

今上御極五十八年久道化成湛恩洋溢溥海內外萬彙昭蘇豫章在大江之右

帝心眷顧有加歲丁酉命大中丞近薇白公來撫茲土剷除政百廢具舉清風亮節大小畏懷其所以澤潤斯民者至矣



明年夏旱公禱雨有應時以為適然耳迨今夏旱甚苗幾槁民憂方劇公惻然念曰穡未報而旱吾民胡穫以養也歲之不登吾民胡賦以稅也爰致齋建壇躬詣以禱焚祝冊而雲油油而雷殷殷節甫迴而雨大沛彌晝夜乃止千數百里外悉快霑足三農以上至諸僚屬式歌且舞咸以大有為公慶公謙讓不受居無何復旱公再禱即日雨再大沛官民慰慶如前觀察使鶴亭初公作喜雨詩以誌之余懼其有美弗傳無以勸後於是就東湖之上宋高士蘇雲卿種蔬處今心壁上人棲息之憩雲庵前作亭刻詩以紀其盛亭成無以名之維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望雨欲先及公田民情殷矣今民以雨望公公一誠格天天即以雨雨民則是雨也天蓋為公而雨也不然何以其應如響至是哉先是公於

進賢門左建書院教育生儒又修講武堂於百花洲上皆與亭南北相望也他日公課士治兵之暇偶登斯亭城郭閭閻鬱蔥眇忽映帶於風帆雲樹間遠矚西山峻竄飛碧送青近與湖光上下檻外煙霞澄鮮爭欲襲人襟袖顧而樂之思與民同則其所以澤潤斯民者更未有極而是邦之父老子弟歲時來遊感公之德不可諉謂郇侯之膏桑田之駕未易侔此也豈區區二分穎合穗流為一時之惠政乎哉書云若歲大旱用汝

聖天子霖

雨

旋省親  
入下微公誰屬西江不先有明徵乎時余歲校畢而誠悅之名其亭曰雨公即民之懽見天之心紀其實日誌頌也後之君子其亦將有所感而興起焉

興

縣修城記

張尚瑗



激滅二水流至興國北隅而合始建縣者因其濬以爲垣東垣自北而南其下行者不得駢肩西垣則小春澗之水若抱若折繞南闡出雙橋以合於激江故興之爲縣三面瞰水也城北岡巒坡陀南趨而勢痺南北垣相去纔里許高下已數仞小春之壕狹不容舸夏秋當涸爲陸春潦至則溢涌突盪溢壕而齧城激江受滅水之合固決然江也潛於龍王潭以平川爲名其實嶮仄激疾不能紆徐容納春夏之交水潦驟發渚涯兩涘不辨阡陌孤城之不勝其衝暴有由來矣自前令黃君惟枝丁巳力起修之後二十六年無間厥築者余甲申履任之春四望鮮有完堞霖霖四閱月汀顛諸郡邑載胥及溺壞田廬隳城郭水入興國南門高七尺城之東南崩者四十丈再南而崩者二十餘丈西南十七丈城居如坐魚筍羊牢日以攘竊流移爲懼救荒政舉秋穫有成乃召工計之工以難告訊其故曰始築者基未固也陸城之法擬於築牆水城之法擬於築堤顧堤法亦有二江河之堤其下土也故用埽用椿以禦其衝潰谿澗之堤其下石也石與石相承不拔之基矣今始爲城者未諳其法欲樹不拔之功非窮其底不可余曰諾吾志也乃發民夫劬土深數尺而山根露鑿坎以承石登登而築之上下築基之石較土面培垣之石費加三分之二其四十丈當水之衝突所糜工費較他處獨當五分之三所役之夫起於煙竈程以日計石取於瀧下水數以船計甑與石灰則召陶人而爲甃凡沙石甑灰之值工匠之工皆視齊民惟工傭半給之起十月朔至十二月下浣八十餘日爲費四百緡耆老里民勸輸居三之一官獨捐其二而



城以完丙戌之夏雨甚城復毀毀於甲申之未繕者數處而  
新繕之處亦有二焉余慙而詰諸工工曰非石工之罪操墁  
者之責也城之厚裁及丈甃石甃其外而土實其中驗城之  
址凡石築者無毀而上之近女牆者多毀由圯墁之偷窳未  
能合中邊而一之也於是春溪漲盛召瀧下伐石者出穀以  
收其亂石絡繹百餘艘委積於城下秋潦涸而復起工石之  
用抵陶人之甃數十金以連歲興作不復募之民間或好義  
者仍樂助不以登數所捐橐百餘金夫役視昔鳩工同日而  
以十二月初旬終事西闡之壕水從小春礮來者過三台巖  
經利濟橋疾注城下尋丈之地嘗輻衝箭激乙酉水發岸盡  
潰城幸未動余作水障三以殺水始爲木槩竹藩效柳埽之  
製歲一更之漸以全岸今亦易以石不虞衝盪矣嗟乎坏城  
郭完隄防備水潦皆先王之政守土者所宜有事而修陣繕  
隍昔賢每以此彰治績焉以蕞爾小邑區區拮据於尋丈之  
間又一勞之未艾而至於再舉尤無足稱道惟匠石所陳之  
言或足爲山陬水郭備營繕之一法而節嗇民財諮詢一得  
因地隨時以自竭其心力則庶幾黽勉不敢告勞焉至於土  
疏而易潰谿灘迅駛決鬻不常南楚瘴濕淫澇爲害是在任  
事者思艱圖寧以求無負乎保障而必謂此城之屹如金堤  
冀他年得免於胼胝又非余之所敢知也

重修陸方伯祠記

查慎行

豫章名宦林立若以方伯而建專祠者則惟當湖元白陸  
公貽芳最久蔽芾甘棠勿翦勿拜美哉其二南之嗣響歟按  
月史館所纂列傳公諱長庚萬曆庚辰進士歷任江西左右



政凡八年補苴宗祿改折京絹京布蠲南昌一府門稅弛  
 衣河五所漁禁以救災黎歲庚戌改官南府尹士民懷其德  
 建祠於章江門內西大街後為成卒所踞康熙癸丑公之曾  
 孫閣學諱萊者始清復之高閣立戟堂構一新既而管祠李  
 翼如物故其弟宗益詭言甲寅兵燹而後寢成墟不可究詰  
 粟主則猶供奉中堂也乙未春宗益私以祠宇嚮於沙井劉  
 姓越五年公四世孫奎勲客游豫章會逢大中丞近薇白公  
 重輯江西通志查勘境內先哲故祠郡守海門汪君廉得盜  
 賣情實立銷契斷歸陸氏輿論大悅服奎勲乃擇吉鳩工重  
 建祠屋二間門樓三間其後寢堂故址則力未能而姑待焉  
 藩伯孝超許公顏其堂曰功業流香而麗牲之碑乞余詳紀  
 其事余惟祭法云法施於民則祀之曲禮云有其舉之莫敢  
 廢也漢初齊民為樂公立社其後夏承曹全之碑版共藏壽  
 以為珍公祠迄今百有餘歲而興復者再此固賴當路諸君  
 子能以表揚先哲為已任亦足規公之惠政及人遺愛未湮  
 也公當莅任時曾建韋武陽專祠為文勒諸石由今觀之豈  
 非秉彛好德之公心先後若合符節者歟又覽閣學公雅壇  
 詩集拳拳於江右先祠有句云好與橫山祠並守遺民都勝  
 子孫賢是舉也新建孝廉裘曰菊勲力為多南昌諸生劉淑  
 頃等釋奠如禮洵乎西江人士懷賢念舊不啻樂社名棠而  
 子孫堂構之思亦當百世而未艾也已

遊梅田洞記

景泰庚申中於山長於李小紱

癸未春余以明府韋齋張公之聘至永新驟聞梅田洞之奇  
 忻然欲往旋於縣志中得劉冢宰崧遊記讀之益想見其奇



居半歲未及遊而歸明年復來遇歲大饑不可以遊既秋未  
 則大熟九月八日公適以事自府歸舟經日暉橋於洞為折  
 馳札訂遊遂以九日晨集於舟中飭已舍舟從輿不一里遙  
 見噴岬三峯拔起平疇中則梅田山也山頭鱗次亂白如殘  
 雪餘皆深黑不可辨又行二里許黑者皆矗立雄挺意疑為  
 古松既至呖然一笑蓋皆黑石豎者累尋臥者連畝若奔若  
 伏若起若勇而鬪若墮而倚若挽而羣升若逐而旅至

莫可窮詰間為人取去新癩參錯則所見亂白如

山後而南為玉虛洞門高丈許中宏敞足容數

腹刻如陶罍漸陘以達於頂有竅徑數尺

金色半腹有圓白如小雞子光與自淨者

春輒晃然照一洞或連梯取之即美所在

云稍進有浮沙盈畦為石田左有石方而長者為石牀漸黑  
 不可入遊者多止此余戒從者持火深入石乳交流金碧堆  
 璨仰眎嵌空豁訝如蠶房蟻穴蝙蝠千百撲火而起心魄動  
 盪驚其奇益火再進其右陟數級而上一巖平底可坐立者  
 為石房攀緣而下有流水泓然亂沙洄復朱丹晶瑩不定為  
 石池命從者負以過蝙蝠益多垂乳益奇其右有石凹其中  
 懸乳百尺本纖而末洪鬢鬚下注者為石乳窟再入則洞歧  
 漸多莫知所向火且盡遂出昏黑中計之約近二里所見四  
 龕四張併外洞已屬第五重矣稍右為合璧洞外闢兩門中  
 通為一廣可二丈深再倍之旁有石巖巖下有石類人而肥  
 者為石羅漢清泉碧乳幽氣襲人不可久立出緣山趾而  
 以求前洞初入昏黑稍定有微光自頂入上有小竇如甕口



洞高廣半玉虛而倍於合壁以火燭之一立石甚高名觀音石右壁有石柱白淨蜿蜒垂地耳角皆具爲石龍飛泉被體云禱雨多驗再進有石淋侵四垂枝條豐茂爲石柳蓋皆鍾乳之所爲也下有平石徑二尺乳頭三四迸出如碁子爲石碁枰旁一石空中仰受飛泉鏗錚不溢爲仰天盆其圓者爲石鼓對立猙獰者爲石獅象叩之鏗然如玉磬者爲雲版石土人云洞竅中多石燕與常燕無異以火照之即伏不動烹食之功勝鍾乳縣志載唐天寶中有言洞藏妙寶真符者命張均等求之不可得因名寶仙聖洞余適至是火盡不獲入悵然捫壁而出心爲境奪惝恍不自任神仙之事吾嘗疑在有無之間由今觀之無論其有即此已絕人世矣洞之奇尤在響石體百節疏通一聲千應笑語微動便如雷殷從者戲

以紙礮相接投之如山崩海嘯然玉虛闕而哆其聲散類鼓寶仙合壁深而弇其聲聚類鐘皆得世所未聞其肌丹而乳碧類林屋所謂金庭玉柱者其宏衍博奧視杭之飛來吞八九矣嗟乎彼二區者生好事之鄉故游者日至以此洞之恢奇而棄於荒寒汨沒之陬牛羊之所息樵夫牧子雜聚而休焉天下之負其奇而不得自見於人者固可以一二計也哉余所見視劉公所記固已倍之而於洞之奇猶未能百一也然則天下之負其奇而正不屑屑求自見於人者又寧可以耳目測耶

棲賢寺羅漢圖記

萬承蒼

方伯金公鐵山少游宦廬而樂之曰吾他日必以名蹟酬山靈後三十年自河南觀察遷蘇州布政使聞許虎頭者善書



山水人物乃具千金裝延之於官六七年作五百阿羅漢  
二百幅裝潢精妙貯以八箱買舟齋至南昌寓書余兄元鎮  
求棲賢寺僧歸之時壬辰浴佛前一日余兄亟張于會城之  
佑清寺遠近瞻禮者凡數萬人皆歎曰茲真足以重山靈也  
已幅廣五尺長一丈四尺有奇法象大者高三四尺小者可  
尺許或援筆立成或旬日乃寫一象毛髮纖悉皆具行坐笑  
語雜出於山海木石魚龍鳥獸之間變化無方而端嚴清淨  
之心穆乎可想非心契道妙者無以罄其形容而微方伯公  
之有得於道亦安能注意於此歷久而要其成也入大乘論  
稱九十九億羅漢十六大阿羅漢眷屬自六百至千六百不  
等惟第二尊者迦諾迦伐蹉與自眷屬五百阿羅漢分住北  
方故世稱五百羅漢從其少者言之也世尊言阿羅漢皆具  
三明六通八解脫等無量功德以神通延自壽量然觀具德  
經所云少貪欲能持律媿媿千餘言大要先於自定其心蓋  
心定則氣定氣定則神定雖萬境起滅於前而真者可視為  
幻幻者亦可視為真故夫繪山海之險阻以及蛇龍百怪之  
出沒皆所以狀此心之寂靜不為事勢所撓由此觀之雖謂  
五百如一羅漢可也謂即九十億羅漢亦可也夫人惟自擾  
也而後物得而勝之嬰兒不為虎悖匹夫之勇可以却三軍  
其心方定故也人生歷境百年交遊仕宦中其為山海之險  
阻蛇龍百怪之出沒者多矣特愛惡動於中而利害迫於外  
則事至惶惑震於物而不能以御物無以得乎變化在我之  
理耳余兄每言方伯公器宇端凝有大臣之度為政廉明簡  
重卓然不為事勢所撓故能以其身作百姓無量福田而自



筮仕以來出入於宦海風濤中卒之履險而不驚任重而不懼此非心有所得而能然歟昔邊鎬守長沙務全活人人亦以羅漢稱之余謂此圖殆即公之自作寫照也豈徒若坡公玉帶爲山門佳話而已哉余兄固深於言道者接於目默契乎心旣以是圖歸棲賢寺僧三一復郵書京師命承蒼曰汝其記之方伯公諱世揚號鐵山奉天鐵嶺人嘗言欲買田庄麓以膳山僧今丁內艱歸京師異日必復成其志作是圖者浙人許從龍因其善畫咸目爲虎頭云

新城縣重修蛇師陂記

孔 鼎

余讀大司成王公念初邑志嘆焉曰新城之民農之家什九農無田什七耕人之田而輸其穀曰佃受直而助其耕曰工獨耕無直倩人助已而還之曰伴工三時農忙率其婦子畢力於耕耨迨其穫也強半入於田上暨償諸所貸蓋甫釋耜而室懸磬又什之七矣民旣苦賃傭稍有水旱田不收益困苦故水利亟重也余鄉叢山複嶺川流湍激雨即暴漲有嚙射崩決之虞涸不終日不獲其利農田或引高泉曲注謂之圳或堰小澗旁行謂之陂或鑿深池瀦蓄謂之塘咸民自爲之官不及問也聞之弘治間旱余族高伯祖獻仁公率衆築蛇師水塘二陂灌田數百餘畝俗稱雙龍出海鄉民誦之歲久陂圯稼政不修兵荒相繼公賦日促富者無以供租稅貧者困於流離而俗乃大壞余從叔某憂之作而曰利不迫不興害不迫不除君子得志不選事利民而聚民之利以利已利自己聚非惟害民盜賊公行已亦甚不利焉昔許遜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



所爲遊行壞堰顧其屬曰鄴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  
漑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然則擅利國惠民之  
美復足便其身圖修陂豈非鄉井資生之切務乎於是捐金  
若干先其所急首砌蛇師陂里之士樂而和之鳩工斲石約  
費銀八十兩有奇不日而成是役也無旱潦則無逋負衣食  
旣足忠孝之教油然以成而遠近水塘聞風者俱可復起矣

太平港石橋記

邱成和

考於志吾郡十川均流其源遠者與閩粵接旣合於郡城之  
北爲贛水出灘以達於彭蠡而吾郡爲兩粵門戶仕宦商賈  
遡彭蠡而上者日未嘗絕未至郡二十里曰儲潭舟上至儲  
潭則灘石之險盡脫川益分水益小無風波之虞舟中之人  
必割牲奠酒謁謝儲君廟而自發儲潭二里間曰太平港港  
之闊踰五尋而深且不測橫截江濬舟子挽百丈必涸而過  
歲有溺者於是挽舟者恒患之舟中之人利害非所切不與  
患也今夫無涯之風波逆流之灘石天下之奇險也舟中之  
人雖患之而無如之何然操舟者習其道能避之乃若五尋  
之港得一有爲者設橋以渡則可以救挽舟者之溺而有爲  
者不與患挽舟者患之而無可爲此則太平港之險有過於  
風波灘石也矣歲辛未瑞金陳君某泊舟於是曰我將令是  
有橋諸舟子聞皆歡呼前拜陳君曰毋我拜贛有劉君某好  
義士將往與謀劉君果捐產以應二君者又斂於衆共得貲  
若干命石工起橋焉旣而貲盡不就欲罷去越明年贛文學  
楊君直尹特往成之繼貲又若干而乞余記其事余旣嘉數  
君濟人於通要之津而患乎我之所不與患爲乎人之所不



能為而又嘉吾郡之多好義者也諸凡捐貲者皆列其名於左

節備倉記

裴粹度

歲有豐儉宜節豐以備儉故積貯尚矣粵稽周禮遺人委積以恤難阨養孤老待凶荒各隨其地無所不宜旅師聚野粟用以施惠散利春頒秋斂倉人掌粟有餘則藏之待凶而頒之且荒政十有二首重散利凡為積貯計者至周且備後世如漢之常平隋之義倉宋之廣惠明之預備雖各有不同講求積貯大畧相倣然而興一利即有一弊奉法之人不能體立法之心則法有所窮如常平增糴減糶初非不善而其後豪右因緣為奸義倉雖為義舉而于正供外復令出粟未免抑勒不順廣惠本絕戶田產募耕收租以給貧困然有田產在官言利者遂得請鬻適供青苗之貲預備始捐內帑後益贖錢墨吏藉以濫罰遂成外府欲為積貯之計必先去此數大弊此其故甚難言之惟朱子社倉法良意美庶乎可行然時勢各殊風土較異不得不就其遺規更為變通今我

皇上勤求民隱

諭旨頻頒勸農桑通商運截留以備乏減糶以賑窮凡所以加惠蒼黎者靡不備舉而于社倉一事

天語殷殷尤加委婉既喜其舉行又戒其急迫惟恐行之不善

致滋煩擾因地制宜須從民便所以重積貯而圖萬全者至矣極矣其可不仰體

皇仁悉心擘畫以撫茲兆姓少慰

九重宵旰乎江右省城舊有積貯在別倉久廢壞求之城南百



步於進賢門內僅得遺址一區因與同事者謀爲新之旣成矣乃相與謀所以捐輸斂散之法并揭而名之夫是倉之設不過節豐歲之有餘以備儉歲之不足即以節備名其倉可矣若捐輸之數無定限亦無相強官于是而居于是者各隨願力以助不願與無力者聽立一簿擇一吏專司蓋藏報核以便分別獎勸歲有歉量出以賑饑煮粥老幼貧疾不能存者亦可藉以酌給一切條列于後不敢必煦煦子子者果有濟也先絕豪右因緣賦外抑勒與夫官鬻圖利墨吏外府數大弊而已且顏曰節備特自爲節省以備不時略師社倉之意而其法迥別也社倉借貸于常平倉故須償本加息此不加息亦不償本社倉鄉人自行故須推一社首此操諸官鄉人不得擅余申戒及此者恐有不肖借社倉之名反滋擾累

正

庶可以垂久不廢矣是役也經始于雍正二年甲辰之秋不踰月而告成神廚五楹倉房六十四楹門外照牆一道東西各三楹以居守役規模弘擴可貯十萬亦善舉也不可以不書

萬載縣重建康樂橋記

謝旻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在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古者道路之政歲必修葺故能歷久而不壞自周禮獨缺冬官一篇而民始有病涉之患袁州萬載縣東北十餘里舊有康樂橋上通寧州新昌下接宜春分宜爲往來孔道元至正年間邑人龍珣實勸建橋謂謝康樂嘗遊此故以名明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五  
季燬于流寇至今垂百年設舟爲渡秋冬水涸時行者以濟  
春夏雨水暴溢橫流急湍津渡維艱民不便之今雍正五年  
福建許松佶來令斯邑政旣洽于民念斯橋之利濟實遠不  
止一邑所關勸諭重建士民謹應會衆樂輸得萬餘金匠作  
競力木石堅緻不費於公不煩於民興工於雍正六年八月  
十一日訖工於八年六月三十日爲袤三十丈爲廣一丈六  
尺下爲洞五橋旣成許令方調繁南豐於其行也以文來請  
記其事按萬載縣在晉時爲康樂縣吾先車騎諱元淝水之  
捷以功封康樂公子渙孫靈運世其爵故其地有康樂水有  
謝山皆以得名今康樂橋跨丁田水即康樂水通流而世人  
所稱謝康樂專目靈運以其才之著也余故因橋之名而稽  
其所由來如此方今

治振興萬民樂業百廢具舉許令克勤其職能以餘力用成  
此橋而江右之士民深受

國家百年休養之恩心知感戴故樂輸慕義惟恐後時宜其  
作之也不勞而成之也甚易我

皇 上 課 吏 教 民 之 道 於 斯 橋 也 亦 足 徵 化 之 成 矣 夫 康 樂 美 名  
也 縣 又 稱 萬 載 繼 自 今 以 往 庶 幾 哉 五 穀 用 登 百 物 咸 阜 風  
恬 俗 熙 用 垂 億 萬 年 無 疆 之 休 也 歟 余 先 世 實 顯 於 斯 今 奉  
命 來 撫 茲 土 而 茲 橋 適 成 樂 其 利 濟 廣 而 吏 士 之 知 勸 也 遂 爲

之 記 記 其 文 於 石 欲 俾 後 人 知 成 毀 之 由 時 加 修 葺 能 歷 久  
而 不 壞 尚 永 其 澤 於 無 窮 也 夫 是 役 也 許 令 松 佶 實 董 之 而  
萬 載 縣 貢 生 高 愈 謙 諸 生 龍 言 各 出 五 百 金 爲 首 倡 而 從 而  
樂 助 者 或 百 金 或 數 十 金 以 至 數 金 者 若 干 人 皆 知 義 者 也



景德鎮新建廣濟堂記

景德江右一巨鎮也隸於浮邑業陶制器利用遍於天下四方遠近挾其技能以食力者趨走如鶩顧有壯鬻其技而垂老無依者有偶嬰疾病力不能勝尫羸疲困流離失所者其地偏其人稠其商賈率皆僦居逐末錙銖計較遇老病者不能執業輒屏棄之雖平時曾資其力亦莫之或恤嗟此窮黎故土既已無歸異鄉又無托足老而病病而死此固惠政之所必先而亦鎮之人士所亟宜動念者也今

聖天子軫恤民艱

詔下所司於通都大邑人民輻湊之區做

京師普濟堂之設咸令構寧宇以處老病之顛連無告者南昌省會已建有堂亦名普濟官置義田動支帑項凡飲食卧具醫藥之需衣食棺槨之宜預備者歲取其租入以資養贍委員董治其事核實以報老者幾人病者幾人月有稽歲有考米鹽瑣屑莫不登記以無俾虛冒時其冷暖察其飢飽掃滌其穢汚堂內傭作之人日執其勞勤罔懈有病而獲瘳老而無恙者幸藉

聖恩以遂其餘生此南昌之所以為諸郡先也景德雖邑之一

隅東介新安南通閩浙江湖交匯吳楚往來帆檣泊集人戶填溢實與省會埒浮邑長吏仰體我

皇上發政施仁哀此煢獨至意創興是堂兼擇地設漏澤園俾

不幸溢逝者魂魄皆得所依不致鬱為沴氣蒸成疵癘甚盛舉也乃邑大夫倡之而鎮之人士復樂助其成奉使節而駐



於鎮以及賈於斯而商於外者咸踴躍捐輸無稍倦從此老疾有養生死無憾耳不聞愁苦啁唧之聲目不覩罷癯羸瘵之狀民氣和樂用臻仁壽誠足襄

聖世太平之治而大有造於鎮也因與省之大吏共捐薄俸名其堂曰廣濟而記之以文其堂內應行規則一循南昌普濟堂故事列其條榜於堂之左尤願好義者之接踵樂輸多多益善使斯堂之永久以勿廢也

重修石鎮橋記

李 蘭

嘗讀水經註豫章之水自湖湘合章貢而北注于彭蠡源遠流長知爲江以西一巨區也初余督漕茲土繼復奉

命旬宣溯洄章水中見其支分派演襟帶洪都貫注諸郡經傳所載一一於閱歷間信之竊念章之水旣深且廣其間水利

津梁必使具興勿廢而後民受其福乃諮之郡縣漸次興釐有石頭渡者距城堙十里旣爲章水奔注亦且此邦孔道春夏水漲行人多望洋之懼有明張文端公倡建輿梁名曰石鎮橋橋之後壘堤七里達章江寺由是水不汎溢人不病涉輪蹄絡繹利有攸往歲旣久木石摧殘駸駸乎有頽萎之勢行者裹足余曰江波非小弱也以傾圮而受冲激橋將壓焉脫不謀治則崩解之餘廢難猝舉爰命守令估費若干括公餘之貲請于大中丞毘陵謝公公樂于利濟圖興百廢者欣然許可迺遴幹員庀材治事加椿埽以固其基培土石以平其陷欹者支之殘者綴之顧猶慮波之盈涸不常秋冬廣數十丈春夏輒百餘丈橋之衰舊止九十丈有奇一逢水漲波廣于橋厲揭之憂仍在因加增三十五丈統袤一百二十六



丈工始于雍正八年春竣于夏計五閱月而告厥成功工料之費不資于民畚插之夫計口授食復以餘鎡平治長堤類及蛟橋華嚴橋諸地亦加修葺夫而後會城西北以達海昏悉成坦道皇華驛使可免倭遲躡屩擔登無虞趨蹶矣落成之日有以余爲功者余曰否否夫豫章一水上源南贛下達九江支分派演貫注諸郡應設應修之津梁寧可僕數余以閱歷所及設法鳩工其他必有類于茲橋者苟我僚屬悉以則效凡有裨于水利便于行人之處隨時修舉并廣其意而及於利濟民生之事業巨細畢張是則余之願也爰紀其顛末以爲勸董厥工者則臬司經歷徐纘祖前鉛山令張崇樸估勘經理者則新建令楊廷翼南昌守許鎮也并書以誌其勤

陶靖節先生祠記

人無賢愚莫不願砥勵名節爲一時高士而自炫自媒者鮮克韜光如脂如韋者初終易轍無他聞道淺也古今來用行舍藏與道汗隆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孔顏而後吾於晉得一人焉蓋陶靖節先生者是夫先生之名習於童叟先生之行炳於宇宙然世之知先生者謂其遺情軒冕樂志林泉詩酒自娛保真獨善位置巢父許由之列而不知先生志不在隱逸假隱逸以樂道意不在詩酒資詩酒以寄迹者也先生性冲澹氣邁逸達觀時務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春風沂水寓目皆天性之真松菊詩文觸處悉怡情之具潔靜精微深於易教屬辭比事志擬春秋朱紫陽謂其元熙革姓間默寓忠貞此尤志節之大者脫令入孔氏之門則安貧樂



道固得躋顏子之班而達天知命亦可幾希聖之學梁昭明有云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是誠有助於風教堪爲百世之師者即遐陬僻壤所在尸祝亦足裨君子小人之益矧大江之右爲先生故里本支具在可無廟貌之觀瞻几筵之憑式耶余奉

命旬宣茲土釋奠後即欲瞻先生遺像展羹墻之念迺潯陽栗里遙隔山河省會名區未存松桷僅於忠節祠中次增一座而專祀無及余竊病之嘗願與邦之人謀葺祠宇而未逮南城太史陶公存軒爲先生支孫清風高節契默先人爰追水源溯木本倡族庀材以初自置宇三重於南昌司馬廳事之右者今改卮專祠以祀先生左右各建寢堂並祀先生五子

宗支另闢戶以使各郡子姓出入期無褻先生之尊復不混五支之派闕宮有恤實實枚枚丹雘維新桓桓翼翼立宗人以奉孝享置田產以贍粢盛規制聿周計深且遠是役也實陶氏宗祠而顏其額者則爲靖節先生祠太史之言曰五柳高風天下仰之我不敢獨私其祖欲與都人士共景名賢耳噫爲子若孫而各尊爾祖義也爲名賢子孫而率鄉之人共尊其祖之賢是以親親之仁寓賢賢之道尤義之大者也斯祠之作不特先生之節丕振西江益可爲風教之助作百世之師而太史建祠之義亦足爲世道人心之一範也余故樂得而紀其事祠倡於雍正八年秋落成於次年之夏其寢戶庀福之向背甃堊雕績之經費筦榷記註之出入太史自能志之余不復贅



普濟堂記

昔者聖王之仁天下也在上有懷保惠鮮之政而在下亦有任卹之仁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老有所終幼有所長而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蓋聖人不虐無告不侮鰥寡之一心克之于天下自六卿司牧下逮海隅蒼生皆能流通後應而無間其良法美意之所垂設誠而致行歷久而無倦其效至于無一夫之不被其澤何其盛與二帝三王之治其見於簡冊之所稱述者如此

國家深仁如天厚澤如地浸溥衍溢薄海內外罔有不獲皇上即位以來德洋恩普尤多異數而京師舊有普濟堂之設畿甸之人沐浴

聖德瞻仰

欽賜碑額相率鼓舞欣助爲此鰥孤老癯皆得安處

上即位之二年賚賜有加更

諭所在督撫轉勅有司廣爲風勸令循例舉行如京畿此

聖天子普惠困窮與天下樂善之盛心也于是

詔令所下時江右則省治爲首倡購民之廢地于進賢門外橫以弓計者四十有六縱減九之一一版爲廣廈開闔墻垣旣高旣固門之進爲內門旁爲庖舍又進爲堂堂之進爲閣以祀漢壽亭像閣後室東西環列綿綿翼翼總堂之屋大小以間計者百四十有五可容人若干炊饌浴廁有舍井汲池圃有所日給米薪蔬鹽油食具月有肉歲有衣疾有藥歿有棺葬埋有地歲贍之田以畝計者若干餘給於司帑更選良醫居之餼以廩食而委幹員董其事其至如歸其安若山老羸之



民得去其創殘疾苦飲和食德而祝  
聖曆于無疆也數年於此矣蓋矜人無告之苦獨異于齊民  
上聖痼瘵引養之心倍切於萬姓州里都邑好行其德之美亦  
以體

國家惠鮮懷保之意而長斯民仁厚之風是豈不在於上之  
風諭也哉今斯堂也始其事者既已著奉行之效繼其後者  
尤宜勤勿壞之思則所以宣

上德意者永永無極和氣應而嘉祉集百物咸若太平之福流  
衍無窮不在是與是役也經始於雍正三年某月某日而以  
某月落成白金之費以兩計者總六千三百有奇捐金自前  
上明堂長公而暨各有差時余督糧江右莅任之初堂已告成  
燈顯輝騰昧寧

命旬宣茲土庶務粗定尤勤斯舉夫紀前人之成績為將來法  
守者予之事也故復志之

江西督糧道署改門記

高 銳

國計莫切於糧務官箴甚重於關防我

皇上加意勵精澄清吏治薄海內外視同几席固已大臣法小  
臣廉百官得其宜萬事協其序矣雍正七年七月吏部行文  
以藩司為一省承流宣化之大員出納錢糧甄別賢否責任  
尤重宜照臬司衙門例一體封鎖關防江西即日奉行而督  
糧道署舊在布政司儀門之內本右布政使奉裁移駐其署  
歷有年所矣今布政使奉文關防而糧道有督運徵漕之責  
江西禾稼登場早晚不同十三府七十八州縣輸將遲速不  
一飛書徵召持籌按驗晨夕不遑若仍前與布政司同門出



入是封鎖關防之義不符而漕務或有誤也銳以六年之秋由廣信知府奉

特簡陞任督糧遂度儀門之外大門之內循右而行設以柵欄隔以周垣甃石爲路重門深進工匠之役木植磚石丹堊之費皆自捐養廉凡二百四十餘金興工於七年十月初七日至二十六日告竣伏念銳世受

國恩先大夫督學江西教澤在人心近五十年學士縉紳猶能服習傳誦思慕無已銳前之任廣信恭請

聖訓蒙

皇上召見天語諄諄勅以潔身奉職銳敢不夙夜勤慎矢忠矢孝以仰承

皇上教育之恩無致隕越以遺先大夫餘憾受任以來恪遵上憲明飭督率州縣一切漕務陋規浮收耗羨諸弊禁革靡遺每歲二月送漕過淮幸無缺兌祇供厥職不敢言勞屢蒙邀恩議叙九年五月又蒙

允題兼巡南昌撫州建昌三府從此督糧道署兼有地方之責矣皆出

皇上不次隆恩上憲鼓勵作養至意謹附識於此夫衙署關防謹飭官方之要道也小心殫力臣子奉職之常分也宜識年月用垂永久以示勿忘是爲記

九江關建設倉儲記

劉均

古無常豐之歲也而其民不至于重困則所以籌之者詳且盡耳有籌之于當事者有籌之于事先者籌之于當事僅可以全活吾民籌之于事先則所以安飽吾民也



國家于所在州邑設立倉廩儲穀其中謹其蓋藏時其燥濕  
責專于守令而督察以大僚自畿內以及遠方所積無不滿  
山溢海遇歉歲則平價糶之歉甚則計口賙之游賈不能操  
其贏貧人得以溥其惠蓋按常平義倉之遺法而折其衷其  
籌之于事先者亦既詳且悉矣顧民之饑飽繫於穀穀之出  
納主于官由州邑以達之郡由郡以達之司與院而後乃入  
告焉文移上下越月踰時其間之相因相濟而使民無目前  
之憂者不可不急爲籌也予攝篆潯關額稅而外累積錙銖  
號曰平餘歲約數千兩例上之巡撫中丞貯司庫以資公用  
每念公用之大者孰有過于濟民倘以此銀市穀儲之可得  
數千石歲侵則以告于巡撫中丞或糶或賑朝請而夕行民  
之取食于倉也猶其取食于家也且江州水陸之衝舸載擔  
超人力所湊則隣壤亦深有賴焉夫積穀如積水然通川大  
河相隔數里不遠相及也溝澮陂池在數武之內則桔槔可  
以挹注之矣州邑之倉通川也瀆遠而漑遲潯關之倉陂池  
也地親而漑速兩相因而兩相濟則歲不病而民不傷先後  
之籌庶幾無不備矣乎而巡撫中丞適獲我心以潯贛兩關  
並請于

朝輒得

諭旨予遂擇地于江州使署舊址建倉二十間堅緻爽塏不憂  
卑濕中爲官廳三間左右翼以四小室前爲大門亦以四小  
室翼之使守倉者居焉土木傭力之值計白金六百六十兩  
有奇皆撫軍裁汰諸項所節省者士民欣喜相告謂使君大  
有造于我儕也予曰是



聖天子浩蕩之恩巡撫中丞尺疏之庇予其敢任德抑予于是竊有感矣憶丁未春夏間德化瀕江之民苦于霖潦往往乏食而疫厲時亦間作予悉出餘俸倡同志醵貲市米于饒州往還苦踐更然諸丞尉單騎四出設粥給米并肘藥物以行老幼啼呼予每見爲之涕下令早得是穀而儲之豈復皇皇爲當事支吾之計哉謹立石廳左用紀盛事是役也工始于戊申七月三日落成則九月十有五日本也

重修濂溪書院記

王世繩

虔州濂溪書院由來舊矣自宋迄今數百年俎豆絃歌不絕蓋先生之學上接洙泗千載之祕下開河洛百世之傳朱子謂不有先覺誰開我人宜祀之久而弗替也康熙壬寅余奉命分巡南贛祇謁先生祠祠始創於貢水東尋遷鬱孤臺明崇

禎庚辰移於光孝寺左廉泉側名廉泉書院國朝順治癸巳改廉泉爲今濂溪其詳具載濂溪紀事及郡志碑記中惟東西兩講堂創於康熙己丑庚寅前此未之有也地旣弘敞泉復清冽不亞鹿洞鷺湖諸勝惜日久風雨飄搖漸非一木能支因慨然念前人締造之艱一旦鞠爲茂草其曷以妥先賢而育多士亟謀葺之命經歷魯承化董其事缺者補圯者修一切工料諸費共若干悉捐清俸不勞民力不傷民財至臺下之池週以欄而橋弗架閣前之泉護以石而亭弗建非憚煩惜費從輿論也經始於壬寅八月以癸卯五月落成中祀濂溪先生二程文信國公王文成公湯荆峴公如故益以楊文靖公以其立雪程門又嘗歷仕虔州者仍別祀蘇文忠公於廉泉魁星閣他如有功書院若王公之良



江西南通志 卷一百三十五  
陳君履忠劉公武元蘇公弘祖郎公永清宋公榮白公啓明  
任君進爵朱君光圉悉移祀於西講堂示不敢與先賢並也  
每歲春秋祭濂溪祠畢另祭之更拔十二邑生童有志者肄  
業其中以府學教授趙君與鴻司講席書院故有學田濠稅  
舊府縣兩學司之暫撥歸贛縣令收其稅供祭祀外爲師生  
東修膏火資不足佐以余俸每季親往督課另加獎勸自癸  
卯迄今丁未五年矣夫崇祀先賢古制也振興文教官斯土  
者之責也況有書院以來或創或修興廢舉墜代不乏人碑  
志班班可考余仍舊貫非有所加也何必記第恐代遠年湮  
久而失實因詳其原委鐫諸石俾後之君子參稽焉是爲記

重建新喻縣學宮記

張景蒼

新喻縣學據虎瞰山之上秀江環流羣峰拱峙萃山水之精  
華孕人文之靈秀晦庵朱子嘗亟稱之粵自唐大曆間杜令  
君創建於前宋迄元明諸賢尹續葺於後當其時生斯土者  
如二劉三孔謝昌國章雲山黎元中梁石門蕭時化之理學  
文章李仲謙簡斯立蕭幹臣萬養正周仲謹習嘉言施見石  
晏恭盟之勲名節義彬彬郁郁史不絕書何其盛也數十年  
來殊少衰矣余甫下車釋奠文廟顧瞻殿宇堂廡頽敝弗治  
惻焉傷心者久之爰仰體

聖

天子樂育人才之意亟圖更新謀之司鐸咨之士紳莫不踴  
躍願勦厥事於是率先捐俸鳩材庀工尅日而經始之大成  
殿逼處城隅庫隘弗稱也則退尋丈而拓其基焉而兩廡戟  
門亦由之舒展矣文昌閣矗居巽位文峯宜峻也則勤垣墉  
而崇厥址焉而啓聖名宦鄉賢諸祠例不得仍襲其故矣他



如明倫有堂習射有圃齋房號舍次第聿興制雖循舊事實  
創新既足妥先聖在天之神而山水效靈呈奇獻秀宮墻勝  
槩亦十倍於昔矣夫人才之盛衰係於學校之興廢前幾十  
年喻之人士非不樂於登進而鄉會二試列名頗少一自營  
築伊始而張子遠旋雋賢書今甫迄工而晏子斯盛復冠多  
士可知扶輿清淑之氣磅礴鬱積必在人以發之而士亦  
須儲其學以有待斯應時而起耳又焉知理學文章勲名節  
義將來喻士之所就不更遠勝於昔日之所傳耶余既喜斯  
學之頓改舊觀而尤願多士勉企前修孜孜於學弗忘連茹  
彙征之吉是則余修學之意也抑望後之同志慨念創建維  
艱而與邑之賢士大夫修葺之弗懈焉庶斯學之永永弗敝  
也夫是役也始於丁酉之八月成於庚子之十月費不下鉅  
萬余倡之衆君子和之若廣文汪鑑淑署教諭事江砥教諭  
趙希陳訓導尹之任縣丞梁簡典史顧之謙胥與有勤勞焉  
其好義急公之士則悉載之邑乘云

南昌府學教習樂舞記

陶成

古者學以祀其先聖先師凡釋奠必大合樂周禮大司徒掌  
成均之教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等其曲折使應節奏又徧習  
六代之樂祭必陳之先王之制所以隆祀于學宮者如比漢  
興天下師祀夫子久而益尊自章帝以六代之樂祀闕里而  
南宋永嘉用六佾軒懸於太學後世因之北齊范宣之議曰  
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喻希則以謂皇  
朝降尊弘教待以師資引用上公即事而明憲宗用祭酒周  
洪謨奏增籩豆佾舞之數十為十二六為八洪謨之奏曰唐



以來千有餘歲孔子被服衮冕比天子而樂舞止用諸侯以禮論樂于樂不備以樂論禮于禮為僭乞增其數以補缺畧備朝廷尊崇之制而武宗九年以張璠議復減之豈崇德報功有隆無替之意歟蓋至于今二百餘年八佾之舞獨闕里之祀行之矣然而唐之世郡州縣學刺史守令祭猶無樂宋歐陽子曰釋奠祭之畧者有樂舞授器之禮令又闕焉則於其畧者又不備也明太祖二十八年詔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造製則府州縣學有樂自洪武始也特其等殺卒有可疑者夏寅曰籩豆十增為十二佾舞六增為八惟太學可行乃天子自祭而府縣學通用之則禮僭矣此以見洪謨之議猶有未盡善者天下之祭視太學邑視郡惟籩豆樂舞當有差是夏寅之言可採然自明固未有以定之與然而府學之佾舞六籩豆以十固無以易者國家崇尚數學尊禮先師視昔有加春秋之享勅有司所在修飭器數而或舉或墜無亦有司者遞更遂至懈弛又或視為文具簿書獄訟之日不足而厚人民美風俗之事未之有遑與元年

上登極大詔天下學校修明舊章而山右裴公來撫江右既四年吏清政肅謂禮樂之興必自近南昌為十三郡大府聘曲阜孔君尚珥司其教制一守

國朝會典式準于部器之窳者新之闕者備之籩豆簠簋登斝尊壘爵之屬若干鐘磬鼓瑟琴壎箎祝敔鏞笙之屬若干羽翟之屬若干聚俊秀之士百五十人日餼以廩習其擊拊間歌合止之節俯仰屈伸綴兆疾舒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三十五  
文三閱月而成蓋俎豆禮容習于堂而鐘鼓管絃聞于四境  
可謂盛矣先王之世自王宮國都下逮諸侯之封莫不首崇  
學崇學必嚴禋祀嚴禋祀必先禮樂蓋教化之原風俗之基  
在焉豈徒以為觀美然而既得其意又辨其等者王制之精  
也在上之人明其義實意行之而已是舉也中丞公奉  
上德意為江右創百年未有之盛是固不可以無傳也于是書  
之以告來者

重修餘干縣學敬一亭記

甘顯祖

餘干學宮東偏敬一亭刻明世宗御製敬一碑及范氏心箴  
註程子視聽言動四箴註又節奉聖諭輔臣楊一清謝遷張  
璉翟鑿於碑凡七歲久且頽康熙甲申冬余承乏學博周覽  
遺址見亭中敬一箴碑旁程子視箴註碑言箴註碑動箴註

不完矣惜物耶無用矣于意何居余曰否否夫古之人之有  
心者之於物也凡聞見所及必考其時代究其款識追論其  
製造之原委務與史傳相合而一切荒唐影響之說不得而  
附和之或以人貴或以事傳或以良工見重每不一致要不  
敢褻昵云爾故子胥之劍陳之廟堂楊雄之匱置之墓口甄  
邯之威斗殉之壽藏蓋其人生所服習死所裁決雖歷久殘  
缺而靈所憑依將在是矣況此器之成沾溢者神膏血也團  
結者神骨肉也清白翠璨者神精忱猛氣也其人則神其事  
則剏其工則往古奉御之所遺留而可不加之寶重乎由志  
所云萬曆己亥到今雍正庚戌相去凡一百三十二年其不  
淪於瓦礫者必有物焉實呵護之令非有心人也神或名之  
耳故記之鋼徑三尺高二尺強環以青龍四下作潮水紋墻



口俱全底脫雍正庚戌歲月日記

重修餘干縣學敬一亭記

甘顯祖

餘干學宮東備敬一亭刻明世宗御製敬一碑及范氏心箴  
註程子視聽言動四箴註又節奉聖諭輔臣楊一清謝遷張  
小崔鑿于碑凡七歲久且頽康熙甲申冬余承乏學博周覽  
遺址見亭中敬一箴碑旁程子視箴註碑言箴註碑動箴註  
碑仍鈎畫如舊其范氏心箴註碑程子聽箴註碑節奉聖諭  
碑皆漫滅不可讀感慨者久之越二年夏始為除其榛蕪新  
其棖楠墻垣瓴甍略為補綴是年冬又築小軒於左植竹以  
為籬而亭始賴以存嗚呼敬一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  
者也朱子敬齋箴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  
易又曰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張南軒主一箴曰曷為其敬妙

在主一曷為其一惟以無失又曰為學有要持敬勿失敬  
之旨兩賢叮嚀反覆喫緊為人如此而復重之以帝王之諭  
旨官斯土者更守其側謂宜以時修葺而顧可聽其廢墜耶  
況余與諸生以時課業於此豈徒佔畢帖括云爾哉其於敬  
一之義固宜提撕警覺以與多士講明而持守之庶有事無  
事一皆整齊嚴肅不至於昏怠放逸而小而洒掃應對大而  
明德新民皆將本之於此則修復之舉尤其所當亟圖而不  
容以或已者也故於落成之日畧述顛末以見敬一之義千  
古為昭而余之所以修之者非漫然而已也至於工役瓦甍  
之用為費無幾不具書

重修萬載縣明倫堂記

許松信

歲在戊申余以



朝命來宰是邑循例釋菜首謁聖廟瞻仰殿庭聿新巍煥惟神座未修兩廡牌位未設廊廡有碑屹然讀之知施君之力為多而程君踵成之者也嗣至明倫堂則堂事傾頽師生無復講道之處殆施程兩君力所不逮而貽余以責者余豈敢辭第時已冬初轉瞬改歲且庶務孔亟簿書期會日不暇給稽據數月粗得就理於是先新神座繼設兩廡牌位而後謀及於明倫堂維堂工費繁鉅非一人之力所及因進諸紳士而謀之咸踴躍樂從用是醵費經營鳩工庀材閱三月而厥功告成既塗既茨以丹以雘書聖經一章於屏八月初吉集紳士耆庶宣講

上諭并舉行鄉飲典禮今而後師生時集講道微者以顯幽者以闡明於倫理致其親睦其士人周旋於揖讓相先之地詩

北行披榛莽間菊綻黃華楮垂朱實相與採擷而食之以當餽糧幾忘山石之确犖也其下為聖澤泉流東注鹿洞溪聲潺潺與人語相答響溯流以行至折桂寺寺在凌雲峰下鹿洞從五老峰降勢茲峰為其發軔山寺後有讀書臺故址唐李逢吉嘗讀書於此已而舉進士寺以是名朱子有詩云竹帛有遺臭桂樹徒芬芳八關十六子之號幾令丹岩蒙滓然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苟善讀書林泉當為生色矣入寺小憩周覽岩岫前山崔嵬隱蔽彭蠡岩前有老桂一株殆數百年物根柢輪囷雙幹亭亭直上時史子師戩徐子符瑞從余指示二子曰兩君各折一枝以為來秋之兆可乎相視而笑出寺西南行過石梁聖澤泉經其下登前山攀藤蘿而上數十步一歇息歷數十息山微平石徑幽邃青松夾道遂至



白石庵宋李公擇讀書處也公擇及第後留書九千卷以俟來者之求蘓文忠嘆為仁者之心元祐初以公擇為三司使或言其少幹畧司馬溫公曰使天下知吾意不急於利斯真讀書人矣寺門南臨彭蠡湖光潏灩若在几席間因止宿焉明日為重九佳辰早飯畢西南行纔里許至木瓜崖方子雲衢干子久中諸人咸集崖前望彭蠡較白石更覺清切崖側有洞層折而上逾數百仞五老峯去平地七千六百餘丈洞在峰前計其高下得十之八九大江南數百里山川皆隱躍呈露不獨華岳峰頭呼吸可通帝座也崖洞為仙人劉混成種木瓜代食處故以氏之問卧龍岡路遠近土人云南去尚二十餘里路崎嶇特甚人跡罕至諸子或有難色余曰吾輩此行何為寧畏難而止乎明日下崖南行過太平寺敗垣破

屋寂無僧侶值太平之世有頽毀之僧廬豈其此盛則彼衰也歟過太平澗折而西行踰洗馬池過棲賢寺側寺亦唐李賓客讀書處蓋廬山四大寺秀峰瞻雲萬杉茲其一也從寺側南行取道叢棘間經滴水崖下山澗中踰高家嶺石上苔蘚斑駁滑澁岩巒陡峻鳥道縈紆百步間殆不止九折也又逾一小嶺沿北山麓行下見卧龍潭水灑灑石礪中望礪南山麓地稍開豁有茅屋數間即卧龍庵遺址又西行數百步則卧龍岡在焉非山岡也有石橫亘澗中長數丈蜿蜒若龍故名今岡擁沙磧蔽翳茅茨中形狀藏縮如龍之在蟄其起亭遺址尚存則明嘉靖中都御史何遷所重建今亦惟餘石礎斷碑而已潭之水從百丈絕岩懸瀑而下有澗漾飛舞之勢而幽深遼杳果如前所云人迹罕至者竊怪此地山深崖



重若非風日晴明則李崆峒晝常黯黯之言似亦足信何為  
吾朱子當年欲築室於此及細繹記中幸其深阻覓絕非車  
塵馬跡之所能到則又爽然自失矣時值亭午秋宇澄清與  
諸子徘徊留連不能去因汲潭水取所攜茶具烹茗而飲之  
各欣然若有所得昔季札觀樂至於簫韶曰觀止矣吾遊廬  
山至於臥龍岡亦云復歷亂石間下小嶺取道王楊畷過李  
家山為公擇舊居望木瓜岩隱然在雲氣中到鹿洞日在西  
崦聽諸號舍讀書聲悠然想見折桂白石中當年景象也時  
乾隆十一年九月

江西增修貢院記

錢陳羣

江西貢院之復建於東湖實惟康熙二十年厥後遇賓興之  
歲即事修葺以迄於今我

山麓地稍開豁有茅屋數間即臥龍庵遺址又西行數百步  
則臥龍岡在焉非山岡也有石橫亘澗中長數丈蜿蜒若龍  
故名今岡擁沙磧蔽翳茅茨中形狀藏縮如龍之在蟄其起  
亭遺址尚存則明嘉靖中都御史何遷所重建今亦惟餘石  
礎斷碑而已潭之水從百丈絕岩懸瀑而下有滉漾飛舞之  
勢而幽深遼杳果如前所云人迹罕至者竊怪此地山深嵐  
重若非風日晴明則李崆峒晝常黯黯之言似亦足信何為  
吾朱子當年欲築室於此及細繹記中幸其深阻覓絕非車  
塵馬跡之所能到則又爽然自失矣時值亭午秋宇澄清與  
諸子徘徊留連不能去因汲潭水取所攜茶具烹茗而飲之  
各欣然若有所得昔季札觀樂至於簫韶曰觀止矣吾遊廬  
山至於臥龍岡亦云復歷亂石間下小嶺取道王楊畷過李



家山爲公擇舊居望木瓜岩隱然在雲氣中到鹿洞日在西  
崦聽諸號舍讀書聲悠然想見折桂白石中當年景象也時  
乾隆十一年九月

江西增修貢院記

錢陳羣

江西貢院之復建於東湖實惟康熙二十年厥後遇賓興之  
歲即事脩葺以迄于今我

國家文治百年匡廬彭蠡之鍾毓其貢於  
朝者備公卿有司百執事之選得人爲盛矣我

皇上興賢育才慎飭科制九年冬

駕幸翰林院

賜宴禮成遂

臨視貢院

御製七言律詩四章樹斯文之軌則閔寒士之苦辛所以體恤  
而董勸之者至矣極矣又復

親灑宸翰頒諭直省貢院一體刊刻永垂彞訓今年丁卯鄉試  
屆期陳羣奉

命偕侍御馮君秉仁來典試事將入闈仰見至公堂屏風恭勒

天章鸞翔鳳翥氣象喬皇一時執事大小僚屬觀瞻悚惕時則  
大中丞開公泰實爲監臨增修貢院率屬興事規制有加試  
既竣得周閱貢院司事者爲言今次工程於常修外所增加  
者若聯璧堂後平屋七楹提調監試兩聽事龍門兩旁平屋  
數楹舉子號舍增高七寸易竹椽以杉木坐板寫板則加闊  
之於是爲坊爲垣爲門爲樓爲堂爲廡爲公廨爲諸所爲廨  
舍爲瞭角樓次第一新而南昌府知府李君倓署南昌府同



知事南安府同知劉君方溥署瑞州府事南昌府通判程君  
尚贊南昌縣知縣錢君志遙新建縣知縣邱君蘭標實司其  
事內外提調監試方伯彭君家屏觀察黃君岳牧副使蔣君  
嘉年施君廷翰叅政李君根雲實董其成維貢院為賓興重  
地

聖天子求賢若渴作新於上百執事仰奉德意經理於下而陳  
羣得觀盛於斯實深慶幸是不可無以記之以為後來者勸  
并以推明夫

國家教養之深詩書禮樂之澤蔚興而不丕振者盖有自云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五



平一